



今文大篇第十一卷

西河于萊公先生鑒定

錢唐諸匡鼎虎男選
如臯桂典宗秋厓叅

記

重修孔氏家廟碑記

李之芳

自唐開元後郡邑皆立孔子廟有司歲時奉祠至於今不廢而為孔氏之家廟者遍行天下惟曲阜與衢州耳曲阜之廟六飛時巡恒循漢世祖明宗故事而宗子之承祀者爵列公侯廟堂車服禮器多存古制瞻仰于斯者咸肅然如三代之世尚矣衢之有廟肇自宋建炎中衍聖公端友從高宗南渡家於衢紹興間賜田五頃以奉祠事實祐初郡守孫子秀請

於朝始建廟於郡東北菱湖之上後燬於兵火乃徙城南明
永樂初始建於崇文坊卽今地也數百年來東南之士不克
重趼裹糧以登洙泗之堂者俎豆羹墻於焉是寄今 皇帝
御極之十三年滇池弗靖閩孽繼起之芳與大師駐軍茲城
晝巡壁壘夜筭軍書每介馬馳驅秉燭待旦瞻望宮墻弗遑
展肅而羽林神策郡國材官騎士以及挑刀走戟之徒就我
戎索者十萬之衆輻集城中則我 先聖之闕宮闈于戈鋌
亦靡獲寧晏如是者有年四方旣平百廢漸舉爰進庶司以
商妥侑於是聖裔五經博士衍楨廣爲募助自撫軍暨藩臬
以下咸有捐貲庀材鳩工久未克就爰命郡丞楊道泰董其
役歲壬戌之八月之芳將班師武林而來告其成事因展敬

庭廡得抒屢年瞻依之志仰惟 先聖之道如日月之在天
其於廟貌之盛衰固自無與非如浮屠老子之宮崇侈像設
以震耀人之心目者也然聞古之爲政者臺榭觀游皆爲高
明游息之所寓而郵傳道路之整弛入其境者覘治忽焉矧
奕奕寢廟 先聖之所憑依者乎 天子方崇儒重道幽贊
微言以昭示海內期於移風易俗媿隆往古之芳添帥師之
職保此海邦凡所以崇禮樹風敬教勸學願借百爾君子罔
或弗敦而烏革輦飛式表觀瞻者宜於茲始且之芳生爽鳩
氏之墟去鄒魯之邦不遠登斯堂也琴瑟管絃之聲慨乎聞
而優乎見也使浙之士民觀感薰陶將見風俗淳美爲天下
先庸非肇允於茲日則升堂覩與者寧必陟龜蒙而臻闕里

哉

漢關壯繆侯祖墓碑記

林璐

生爲忠孝歿爲明神其理同也然神與人異人有所爲神莫能禦孔子曰人能弘道是也至於神雖靈爽在天舉生平所欲爲而未能再起而補之江流石陣嶺上南枝聊以寓其精誠不泯之意斯已矣漢關壯繆侯死忠祠廟徧天下莫敢指爲淫祀侯生於蒲祖父世系不可考然墳墓之在條麓者歲有祀康熙戊午昌平士人于昌讀書於解州塔廟塔廟者里人傳爲侯故居也昌晝寢夢侯呼授易碑二大字寤而起見殿西方濬井得巨磚有文碑已碎昌亟合而讀之卽侯父奉祀厥考主中紀死生甲子并兩世字諱因往循求墓道悉合昌白於州守王君朱旦怒然曰且丁酉宿涿州逆旅夢侯揖

迎酌以巨觥曰煩椽筆叙生平迄今二十有二年始符前夢
乃自爲碑樹侯祖墓傍分守使者張大本銘焉謹按王君所
記侯祖諱審字問之號曰石磐漢和帝永元二年庚寅生居
解梁常平村寶池里五甲絕意進取以春秋訓子數十年至
桓帝永壽三年丁酉卒壽六十八侯父諱毅字道遠廬墓終
喪歸已爲桓帝延熹二歲明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產侯於
故里侯長讀父遺書不輟博通淹貫娶婦胡氏於靈帝光和
元年戊午五月十三日生子平次年詣郡陳時事不報仗義
擊殺豪右呂熊等七人吏捕侯急婦抱平匿母家以免其大
畧如此余獨怪王君旣爲碑而磚刻全文不錄且并生卒年
歲亦失之其爲里人所誌無疑也嗚呼忠孝大節也侯世讀

左氏春秋討賊之義先武侯而伸而卒以身死國歷千五百
年惓惓焉悼祖父墳墓之失傳不憚夢中告語以求白於世
孝思不忘鬼神尙然然後知鬼神之有求於人甚於人之有
求於鬼神也俗傳誕辰并以考正辛酉元正十日盥沐記之

平劉劭... 父... 墓... 夫... 以... 朱... 白... 外... 式... 春... 殊... 精... 烟... 之... 美... 矣... 近... 刻... 所... 以... 良... 深... 固... 烈... 于... 正... 日...

重修襄陽文選樓記

龔百藥

世所傳梁昭明太子為文選學者至今慕之余讀其書綺甚
豈以武帝篡齊久於兵革而太子仁孝能好文不事狗馬聲
色便嬖是人主之子所難也可不為賢哉後之人往往跡其
當日讀書之處吳楚間所在置樓或曰臺楚之襄陽故有文
選樓其一云南史載太子生於襄陽者也以齊之中興元年
九月太子生高祖既受禪即位建康以天監元年十一月立
長子統為皇太子天監元年三月猶齊和帝之中興二年也
而太子纔二歲矣時太子幼居內故拜東宮官屬文武皆入
直永福省五年而太子始出東宮史稱其生而聰敏三歲受
孝經論語五歲遍讀五經即已在建康可知也十四年冠太
今文大篇十一卷五

記

子於太極殿蓋太子自加元服高祖便令省萬機暇則討論
篇籍招致才士劉孝威庾肩吾輩十人構高齋以處之號高
齋學士太子每與商確古今繼之私有所著述以爲常其後
東宮書幾三萬卷故文選之自序有曰監撫餘閒歷觀文囿
未嘗不心遊目想移晷忘倦由此觀之文選固在太子加元
服後矣計其在襄時猶襁抱耳此時之樓何爲耶及太子旣
長又不聞其帥師牧民再至所生之地或曰太子之遊觀往
過焉臆而無足徵者間嘗閱圖經是樓也當襄國之中其西
則楚山漢江其南則峴首鹿門諸山可以登高遠眺望莫此
樓若也而楚人多好文聞昔太子文章山水之好兼之且又
生襄陽故襄之最形勝地則必附之太子必附之太子而樓

以太子傳矣太子之樓益以文選傳曷足怪乎順治丁亥余
友董君與峯令于襄至則求問其所爲文選樓者而榛莽矣
猶有遺址在彼中賢士大夫見之流涕爲言獻賊獻賊之入
城也焚燬殆盡何獨斯樓哉董君慨然曰樓之興賊廢之其
廢也孰興之興之吾事也奚以困民爲遂捐俸鳩工僚吏以
勸民不告勞費不苦乏一載樓成壯麗襄人皆喜曰如舊觀
皆歌董父云相傳樓名文選自梁始也唐改爲山南東道樓
宋修之入明爲鐘鼓樓以至於壤今董君復以文選名之與
襄人士講學課文于其上是時海內初造吏事城守急董君
乃于倥偬之間繕武備卽寓文教其意深其計遠有足記者
焉若夫樓之果出于太子文選之果于此樓不必然也疑者

闕之仍其舊聞何害嗚呼斯樓之名竟以不朽也哉

重修畫卦臺記

盛符升

上古事多荒遠無所考信故書自唐虞史始黃帝誠慎之也他如四紀所載循蜚疏仡之君爲皇爲義爲炎爲媯靡不神奇靈怪尚論者以或然或不然置之而陳州之人所爲尊且信者於太昊伏羲氏獨千百世不衰仰其遺容傳其故蹟若可咫尺遇之益都邑於斯陵墓於斯其陵前之白龜池池上之畫卦臺章章在人耳目非如記載流傳之無據也然而後之君子疑之或曰陵墓非古也棺槨制自黃帝去太昊世遠甚無棺槨卽疑無陵或曰都於陳葬於山陽非一地與世所傳特異或曰龜書出洛疑非蔡水蔡之側安得有龜池或曰八卦本於河圖今舍圖取書而曰得龜因以畫卦事尤不類

余竊以爲不然夫古者文字未立故事不盡傳獨有所畫卦象首列天地間長爲羣經之冠後世之文若經史子集踵事滋煩誰不範圍于一畫六書之內而謂枝葉之有本川瀆之有源其可疑焉否耶謂畫卦非羲皇不可謂羲皇非都陳不可卽謂陳州非畫卦之地不可陳之人因其地而壇之因其壇而臺之無一非可考可信者也且天下之人有不信夫易之爲經者乎易傳有之古之葬者不封不樹是棺槨未興未嘗無葬也抑有之聖人作易幽贊生蓍今蓍生吳陵干祀不絕是神靈所栖爲不誣也至其推論畫卦之始更詳且備如所云觀鳥獸之文者豈真有點畫可求如後世所傳圖象哉猶之聽鳥鳴而知律觀木落而知舟常人視之爲旋毛爲枯

甲聖人視之爲圖爲書爲卦象所自出是書之與圖無二道而書之在洛在蔡亦無異地也陳之人卽未必盡知乎此而尊且信之奉之爲萬世文字之祖固宗經重道者所必取已間嘗考之他藉如一統志則稱爲堞著壇如路史註則稱爲八卦壇前代名賢若李邕若張齊賢皆有碑記之惜乎其不傳於後而壇之有臺孤立水濱廢興不一其可得而知者一修于正統州守張志道主之再修於嘉靖州守唐方及李應霑主之再修于萬曆州守洪蒸及許汝升主之今且廢爲榛莽唯八角一亭尚在州守澄嵐方君因而增築建爲三堂繚以周垣以興起於諸君子之後俾陳之人得永慰其尊且信之心而因以告天下之人其尊之信之者皆當無異乎陳之

人也

巡撫趙公開濬杭州支河運河碑記

沈珩

皇帝康熙二十三年。中丞河陽趙公來撫浙。既巡視城內外形勢之便。察闡闡枯腴燥濕之宜。按陰陽五行水火劑量之數。討驗千百年以來水泉通塞利病之故。轍於是太息而起。曰。杭何以聚民。曰。三河。三河何以受源。曰。西湖。西湖何以達委。曰。支河。支河者。源與委之爲命脈關絡。而支河之疏之壅者。民聚散菹枯所從分也。其亟下教議。治河議既定。以歲十月工始興。距明年某月工始竣。舉其塞且疏者。若三橋址。循清波門。若衆安橋。若廻龍橋。循觀橋。若清遠橋。南循中宮橋。若貢院東橋。西北循梅家橋。以十二里。舉其淺且濬者。若湧金水門。循洗馬橋。若烈帝廟。循清遠橋。若武林門。折循正陽

門。以二十五里。統其爲疏爲濬。諸支河運河。舉按故準測而
下浚之。以丈其延袤盤旋而縈注者。以四五十里。工所環巨
之門。若正陽。若艮山。若候潮。舉其數九工所綿絡之橋。若壩
若閘。若館。若驛。若關。若官署。若塘。舉其數百有奇計。役徒若
千工計。分曹監視之官若干員計。徭錢犒資糗糧芻茭畚插
構廬之費若干兩。嗚呼。斯不亦事鉅而心勞矣哉。杭之官寮
縉紳士三老婦稚咸德公千百世之利而請余紀其事以傳
於後。予惟自古賢達之設施於天下。所擘畫舉置有百年之
利有千百世之利。有發慮兆謀以規千百世之利而成礪倚
伏不出乎十百之利而止。由學術以覘精神。千百世遠近之
間。何徵乎徵之乎一日也。我公學術精神當世不槩見所撫

浙之擘畫舉置事事有千百之量。而所經理支運河以宅此
民也。鑿鑿非唐宋明以來賢刺史諸公所及者。夫今日之計
有前之所贏而今之所詘者。其難有三。有前易以窳而今易
以仍者。其患有五。曷言乎前贏而今詘也。唐宋所經理湖治
多河治少。然元祐開濬有額斛常平一萬餘石。貫募民得十
萬工。今倉庾安所絲粟請發也。其難一。明正德間斥毀占塞
田蕩三千餘畝。規竊者生怨。然特湖陂葦莽閒曠之區。而今
所占塞乃衢巷薨連。翬飛力家強門之所長子孫其中者也。
其難二。昔之民樸胥吏役徒給散力用不忍欺。今之民偷吏
緣爲奸。徒不盡力。軍門嚴重非麾幢鏡吹導騎不以出。間月
日出安能縷竿而髮數。其難三公不請帑不煩民身率諸司

郡邑吏捐俸稟齋膳衣以資之而所下教風勸其腴蝕者使自愧而還諸官罔所怨卽寒霜暑雨悉屏故所嚴重之儀日昇小籃輿而周乎卒徒之間相慰勞人人感勉願盡心力之數者惟主以誠決以斷先以身故大工成而民若不知天下事安足爲公難者乎又曷言乎昔易窳今易仍也河導以湧金水門也石欄設則上流壅也石欄撤則驟水浸也壩閘之曲防也地勢仰下然也而居民朝礫暮箕以河爲甌脫也澱淤之無所委輸也畔岸之無所束截也是故春投鎮而秋坻墳也所謂五患備者也公攬羣策酌永制開水門以時啓閉焉箕爍者澱淤者之必載以出焉於以利糞蒔也官復設載而著令焉畔坻之對甃以石如繩引如斧削焉於是五患者

悉去昔之窳者堅仍者革矣河受源者充然而達委者沛然矣闐闐之枯腴燥濕宜矣水火之劑量得數矣生氣發皇而形勢便矣採山通舶轉般江門息夫肩也荆糧吳稻溢川衍坊均取携也抑傭緝養民力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也輿梁翼起流餘艤也源泉活活風氣融融騫騫達生利用曷殫述也其思周其制密其防曲以峻雖欲不爲千百世之利其孰從而敗之東南春夏之會雨霑漲暴杭患窪卑自役之興閱入月罔疾風育雨夫不塗潦渠不漫流工櫛力比爰底速成非公精誠所感格乎哉萬物之生也惟水與土古之肇建邦域必曰觀其流泉及其卜於黎水卜於澗瀍之間水土不得其序不與也先王修五行之政而審生尅之宜故曰水氣旺則

水形潤水氣潤則水形旺造化相制之義成焉杭土奪其水
是水形與氣均潤也於是火蘊隆而善發占星者曰熒惑逆
行犯次火燎於原不可嚮邇五行失制之徵驗矣今者水火
之數得而五行之政修將其徵也見乎天時則雨暘以和見
乎時事則德刑以平見乎人心里俗則燥疾躁競之氣消而
疏通流謙之識長其人才智深而勇沉出可以濟天下其物
上孳生而天喬散可以利四方民不天疾而災沴不生者世
世也且水土之序定于一方而五行之政徵乎四極者天地
之數然也其道大矣公之事鉅而心勞可泯乎哉予故書其
本末如此其時籓臬諸臺及杭新郡侯以及諸佐領令長暨
他郡之檄致而分曹者咸勳理厥成有功德於茲河者例當

書先是繪圖條策之儒醫裘君炳泓亦當書復系之以歌曰
江之水入于河瀉鹵濁濁翻爲波闌闌飲之生百瘥前鄴侯
兮後東坡墳濁寶清漩逶迤一湖之水疏于門城闔滌注川
光歎連雲甲第長子孫箕與礫兮廬與園蚩蚩焦爛誰爲援
二天人繡袞兮作鎮煌煌智周萬物兮網提目張政修五行
兮水德順常身殫瘁兮百族昌於萬斯年兮氓難忘三

今文八冊十
今本廟記常與戰事令百然昌公萬世中令好樂法
一夫入德交令非應勝以林以萬中令勝日理
夫禮戰與甲與共于濟其與與令以國地也
今後更知此廟與山或一廟一山
昔法身會應新法之需蓋其若新

吳山伍相廟記

錢肅潤

山以吳名因伍相而名也山之上故有伍相廟云于廟爲伍
廟于山不謂之伍山何也伍相吳之相也居吳之國事吳之
君死吳之地祀吳之山惡得不謂之曰吳山當伍相去楚從
橫嶺上大山北望齊晉謂其合人曰去此邦堂堂被山帶河
其民重移方今之世其堪與楚敵者唯南有吳至江上呼漁
者渡之將以適吳也至溧陽界中見女子擊絮託食唯恐一
旦飢餓死不得至吳也至吳徒跣被髮乞于吳市吳王闔廬
聞而召之下階迎上殿與語三日三夜不倦伍相于是爲吳
之人而非楚人矣及助吳伐楚五戰至郢鞭平王尸復讎廼
奉吳王歸伍相于是爲吳之人而非楚人矣厥後闔廬死夫

差立敗越夫椒諫越行成不聽諫伐齊又不聽至被讒賜屬
鏤以死死而立廟以祀伍相于是終其身爲吳之人矣如是
則謂之吳山也固宜或曰楚雖讐地其墳墓丘冢在焉矧父
讐復矣惡知其志不在楚而在吳也曰昔者楚昭王嘗使使
報子胥於吳勸之來歸願以邦與民共治之子胥曰前爲父
報讐後求其利賢者不爲也父已死子食其祿非父之義也
使者還報昭王曰子胥不入荊邦明矣此其志果不在楚而
在吳也或曰吳旣不聽伍相之言矣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
必懷此土也曰范蠡嘗以不去責其不智伍相聞之嘆曰事
君猶事父也愛同也嚴等也太古以來未嘗見人君虧恩爲
臣報讐也臣獲大譽功名顯著胥知分數終于不去先君之

功且猶難忘吾願腐髮弊齒何去之有是伍相不忍去吳也
或又曰伍相被讒將死且曰抉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之滅
吳其于吳也恙甚矣何樂乎有吳曰子不聞伍相之言乎生
不遇時吾命也莫如早死從吾先王于地下聽斯言也豈惟
生不忘吳卽歿亦不忘吳矣如是則謂之吳山也亦宜君子
曰嘻莫謂吳無人太伯開吳延陵遜吳伍相死吳忠義相傳
累世不絕其亦有由也太史公作世家首吳太伯重吳也抑
重太伯也孔子父題季札墓有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
重吳也抑重季子也伍相死吳人憐之爲立祠于江上因命
曰吳山重吳也抑重伍相也余嘗登吳山過伍相廟知山之
名吳也以伍相名作吳山伍相廟記

浙江按察司獄記

王猷定

浙江按察司故宋岳忠武第宅也獄在司左相傳萬俟卨承秦檜意旨置此以禁忠武者旁有井蓋忠武女持銀瓶投井死後人謂之銀瓶井云丁亥余友朱士稚以事繫獄久之得釋爲余言天下之獄未有慘於此者始入獄卒導罪人至獄司前索金罪人入見獄吏無重輕皆輸金卒如之又推罪人有貲爲牢頭者主進焉而後掠其私謂之嘗例錢金多者雖重罪處淨室或自構精舍以居否置一獄名套監周遭樹木柵地穢濕覆以腐草鬱蒸之氣是生惡蟲罪人械而入卒持其兩手繫柵上使不得便須臾蟲觸人氣百千攢集人體耳鼻緣入衣被凡屬有竅蟲滿其中經晝夜雖壯夫生者什不

得一二折而下一徑黝黑盤曲深坳突有石門犴狴司之門
堅重啓之聲似吼陰風颯颯從內出炎暑當之股栗中多積
屍臭達門以外罪人旣入獄卒閉兩門邏者僅存一竇通勺
糜白晝鬼鳴嗚猙獰立人前強有力者與之角衆鬼來人力
不勝則立斃庚子萊陽宋公荔裳分守浙東余適遊會稽以
此告之公曰明天順間吾先世御史公諱馭者嘗臬是邦矣
廨旁有廟祀銀瓶女祀之日例拜女一日自念我朝廷執法
吏乃屈膝女子耶命擇日改廟他所甫鳩工忽空中見女子
持弓矢射中背項之疽發余聞之作而歎曰有是哉以一女
死四百年而英爽赫奕如是况忠武乎夫忠武嬰賊臣之害
亡宋社稷迄今過其墓者見賊檜之像樵夫牧豎猶爭擊之

胡至陵谷屢遷而以幽陷忠武之寗爲獄卒賈利之場爲之
吏者若之何仍其地而不思所以廢之去歲除夕前一日士
稚沒余悲良友之不可作而有感于其言也今年春宋公將
之任按察司公仁者旣嘗道其先世事于其行也爲之記以
貽之辛丑元旦書

傳是齋受業記

毛奇齡

予避人時以詩傳人間人爭誦之愛予者至爲予鏤板使行
遠予友徐仲山曾得予板本藏之家其女昭華者好之請于
父曰吾讀唐後詩不恰于心獨是詩者傲然若有會吾思以
學之而不知其爲何如人也父曰嗟乎此吾友西河者也其
人窮于時流離他方吾方欲爲文招之而若好其詩他日歸
吾請爲若師女曰諾其後予歸里而仲山貽予昭華詩予讀
其七絕大驚以爲吾向學唐人詩時偶有得庶幾類于是今
不能矣而若人能之吾不信閨閣中果有是仲山曰是人已
師子故詩頗類子而子翻未之知耶且安見閨閣中必無是
也未幾越中果有疑昭華詩非已作者聞于昭華昭華怒乞

其父招子請自試子時以他往不赴貽試題二一擬劉孝標
妹贈夫詩一賦得拈花如自生則摘范靖妻詠步搖句也時
昭華未嘗爲古詩學爲之其製效原體而下句妍婉與原詩
埒蓋昭華天才也乃仲山復貽書日以試題遙示是豈吾父
子意哉夫閨閣亦人耳少苟誦讀與男兒何異而必謂閨閣
中當有僞向使吾家無此女將不得復張吾門緒乎哉顧事
有實然不可謾也他日倘入郡尚俟子過我了此一案又一
年予入郡過傳是齋傳是齋者仲山尊人大司馬公所居齋
今仲山著書處也予過是齋昭華出受業謁予爲師旣罷仲
山復請試以詩子偶見畫蝶遂命題畫蝶五絕而以坐有甬
東客限以東韻語未絕而詩至誦之一座稱嘆夫天下閨閣

多矣貧寒者旣鮮誦讀而大家帷幙易于掩玩且嬌稚好闕
自女師保傳外鮮肯執學卽或執學而非女齒卑幼與通家
世好如子者則亦不足爲女師夫是以粉飾者多而湮沒者
亦復不少顧吾聞在昔唯伏生之女以傳經爲晁家令師而
班氏居東觀朝士各請受漢書閣下衛夫人授王逸少書法
若韋氏宋母則以絳幔授生徒封宣文君者而閨中受業千
古未有唯予以老大陋劣爲昭華師然則予藉昭華以傳矣
昭華兒曼倩外君駱子佳采皆侍予執猶子禮其所試數詩
載別篇

汲古閣元人標點五經記

魏禧

常熟毛君辰承其家學好搜輯古壑本考訂討論正世本之失常悼五經爲萬世文章之祖古聖賢道統治統所寓而字義訛錯章句倒置莫由考定於是頓首告先聖願得五經古本訓正世俗未幾得元板春秋胡傳於書賈丁氏已從錢君願得元板詩集傳從馮君班得元板易傳義從陸君廷保得元板書傳輯錄纂註而禮記舊本求訪百端終不能得久之震澤葉君樹蓮所見架上有舊書隨手抽覽則元板禮記集說也然止八卷餘悉逸去辰乞以歸且喜且恨於是更頓首告先聖願得禮記之闕者後以語何君畋畋云曾見陸君貽謀有禮記舊本亦殘缺貽謨辰外舅貽典從弟也辰欣然

立折東往索之來則適合前書九卷以下標識皆出一手於是五經咸具展募工補綴裝潢以五色紙分護五經既成肆几以拜先聖及告其先君晉自是每歲元旦設先君遺像則必陳五經而拜之蓋展先君博雅好古多藏古本書所自校善剞劂之書精工絕天下天下所稱毛氏汲古閣書是也展其季子云壬子九月禧從虞山訪展出藏書相示自盥手捧五經置几上日展不肖不能繼先人志獨得此藉手報先人若有神焉相之者願子屬筆記之因隨手指示毛詩經文與世本不同者三十三字嗚呼五經列學宮爲三百年教士育才之本土功名於是乎出而訛謬苟且沿習相踵不知其非一經之誤至三十三字况其他諸子史百家之書非朝廷所

建置海內戶誦而童習其訛謬又可勝道哉書傳纂註有至順壬申二月吳壽民識云尚書標點王魯齋先生凡例朱抹者綱領大旨朱點者要語警語也墨抹者考訂制度墨點者事之始末及言外意也大約與四書標點例同詩集傳亦墨朱標點易傳義黃朱有元人印記後入袁氏有五印又傳馮班展云班字定遠與先君子同執經於邑魏叔子先生冲之門有馮班印以世誼遂贈此書禮記集說亦有元人標題按三經標點皆類王魯齋先生義例魯齋名栢金華人博學精義以古今自任德祐間賜謚文憲天下學者宗師之所閱書多手摹口識諸經咸出其本理有固然獨春秋胡傳用筆五色點抹以左氏公羊穀梁傳標於上視諸經尤工密禧反覆

其五色殊例處了不能得識云至元三年後丁丑秋八月七日陳留邊子昌手整於姑蘓鄧明仲家塾有邊氏印記辰云先君子於天啓中得宋板胡傳亦五色筆閱例與此本同宋板序後有論名諱劄子進表及綱領類例等十三番爲此本所無悉倩善書者摹寫補入標點出魯齋與否未可知要於此想見古人窮經之學致精極研不敢鹵莽如此禧惟辰少年窮經志尊往聖詔來者幸得畢所願而此書傳四百餘年屢經兵燹幸存不毀以至於今又獲全書標點如出一人蓋亦天下之神物也末世多故後此流傳聚散多不可知禧故纖悉記載不敢避煩冗用以示後人彰展之志辰又云近見元人臨魯齋標點四書在泰典季御史振宜家款例與五經

同云

鄭烈婦雙耳重生記

毛際可

天下有爲理之所無而爲事之所有者余亡女孟以三日新婦稱未亡人墜樓不死吞金不死後十年爲夫卜墓地矢志同穴絕粒十有九日臨終神氣陽陽如平時爲從來史冊所不經見闔邑已建毛烈婦婦祠且聞之當事予旌額焉今年春偶問道榕城聞鄭烈婦截耳重生事心竊異之遂援毫爲之記烈婦閩縣人父焮邑廩膳生而諸生林國奎妻也國奎早卒遺孀生子二而一殤于痘烈婦以送葬殤爲名至江濱自沈爲漁舟所救居恒與姑同卧起其家有無賴子曰文芳者中夜扣門烈婦蹴姑起啓戶執賊知爲文芳明日族長會宗祠索文芳杖之烈婦謀于父焮徙宅以避倉卒間留書篋

扁室中文芳得杖忿甚乃造嫚書千餘言投扁室亂書中欲令人見之污烈婦名且以分謗後數月孤往舊室取殘書歸烈婦得嫚書泣取刀斷左耳姑扶救于牀使馳告焮同族長訟于官會有爲之左右者僅以酒過薄懲烈婦聞蒙面縊姑下之宗黨益憤復以前牒訴官官曰昨者已笞且熱審減等重科不可復薄懲如初文芳益揚揚村市穢詆烈婦口事不白留一耳聽齷齪語何爲復奮刀截右耳姑聞聲奔入烈婦仰視姑曰無使吾父母知徒痛傷無益也而文芳同產叔潛渡江語焮焮復趨省女烈婦以耳授父相視無可如何而中丞卞公忽檄下取林氏牘一邑皆驚中丞公設座轅門坐文武吏階下許士民縱觀出兩耳置案上每閱嫚書一行命批

其頰復加重榜械示三月論遠戍邊衛并杖其父而以杯茗賜焮曰汝育好女宜飲此時亢旱甘雨忽沛人以為比于雪東海孝婦寃云明年正月烈婦雙耳復生通國以為至性格天且爲 國家之瑞遂合詞上告當事委女媒勘視而女媒索賄不得閃爍其詞輿論閎然中丞公又集文武吏于轅門驗左耳已完好如故色白于面右耳稍短下半色微紅上半紅色如血觀者皆太息泣下中丞復以雙纒慰勞其父而遣之薦紳先生暨博士弟子皆爲詩歌以紀其事余謂使邑令于讞獄時竟加重懲則其事決不上聞卽雙耳重生女媒一以實對雖吏牘可憑而聞者猶疑信相半何能致中丞兩爲勘視赫赫在人耳目若此哉是固浩然之氣不容泯滅而鬼

神若有以陰啓之非偶然也余戒行之前一日烈婦父踵門
來謁并以雙耳見示余長跪捧覽已卷縮如繭斷髮縷縷猶
存聞以酒漬之則輪廓尚爾儼然而余不忍爲也歸時當以
此記焚之亡女墓下以見天壤間亦有同志焉爾至烈婦割
肝療姑詳表節紀畧不盡載

今文大篇第十二卷

西河于萊公先生鑒定

錢唐諸匡鼎虎男選
西陵李延澤頌將叅

記

登燕子磯記

王士禛

金陵古都會名山大川在封內者以數十百計形勝甲于天
下而燕子磯以拳石得名殆與茅蔣蘆相埒磯在觀音門
東北三面臨江削壁巉巖石筍林立觀音山蜿蜒數十里東
與長山相屬至此忽突然起三峰單椒秀澤旁無附麗傲睨
諸山若偃蹇不肯相下者此其得名固不偶然矣大江從西
來吳頭楚尾波濤浩洶中砥柱怒流無所附麗西則大孤小

孤東則潤州之金焦而磯踞金陵上游故得名尤著磯上有
祠祀漢壽亭侯入山門稍上迤西有亭壁上石刻天空海濶
四大字奇矯怪偉爲前大司馬元明湛公書旁碑刻草書一
絕句有初飛錫杖出人間及新秋窈窕題詩還之句自注云
還者還鄉也按公曾爲南國子祭酒又歷官南吏禮兵三部
尚書此當是致仕時作當正嘉時理學昌明士大夫競研關
閩濂洛之旨而公崛起嶺南從白沙聞學覺之宗與陽明上
下其說天下翕然稱甘泉先生可謂一代大儒者也祠南亭
三楹壁間題字叢雜不可讀獨椒山先生四絕句與文壽承
書關祠陸五臺謁祠詩同鐫一石瞻誦之下忠義凜然其一
云爍爍清光上下通風雷只在半天中太虛雲外依然靜誰

道陰晴便不同讀此知先生定力匪朝夕矣再拜退折而東
拾級登絕頂一亭翼然至此則曠覽千里江山雲物樓堞烟
火風帆沙鳥歷歷獻奇爭媚于眉睫之間西北烟霧迷離中
一塔挺出俯臨江滸者浦口之晉王山也山以隋煬得名疑
卽所謂桃葉山爾東眺京江西溯建業自吳大帝六朝而下
憑弔興亡不能一瞬詠劉夢得潮打空城之語愴然久之時
落日橫江鳥柏十餘株葉盡着霜丹黃相錯北風颯然萬葉
交墜與晚潮相響答悽慄慘骨殆不可留遂題兩詩亭上而
舟人報漏下二鼓矣時康熙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也

雁蕩遊記

施閨章

合嶽登盤更一亭巽然至此與海濱千里玉山雲霧鬱鬱
巖劍部身不同巔北映空坐安安西海之矣再持綬帶而

雁蕩山蓋海矯也抵台州聞海警將不果往高使君固強之
行及抵大荆樂清令盛君吾鄉龍眠人也舉手西向日雁山
在眉際矣於是使君擁騎之東甌予昇籃輿入山行數里見
大石巋然人形高坐是爲老僧巖稍進則石屋層軒洞門橫
石如楣梁爲石梁洞又西過謝公嶺前望數十峯稜峭天矯
雲挾之欲飛去輿人告余曰此靈峯也循石谷行夾面山皆
拔地骨立無土膚作人物鳥獸草木狀以十數寺前危崖壁
立中罅石宗高五百級乳泉滴溜泠泠然爲羅漢洞會微雨
白雲塞路急前問靈巖寺其境視靈峯尤最左大小展旂峯
右天柱上蔽雲日背倚丹霞嶂綴以霜樹青紅爛然天半從

寺右側東上入石洞得龍鼻水石脊蜿蜒昂尾俯首泉正出
懸鼻中如垂珠洞後有小龍湫泉挂巖壁數十丈而獨秀卓
筆雙鸞等峯肩摩趾錯相聚尋丈間是爲造物之房惜小龍
湫飛瀑稍渴耳問大龍湫尚隔十餘里西度馬鞍嶺日將夕
風泉瀉瀉如虎嗥恐人趨羅漢寺宿旦日山霽復往礪涉錦
溪可五里過常雲峯下望見獨石側峙其端兩岐曰剪刀數
折而入則鐵壁連雲飛泉出天漢綜若曳練析若散絲將墜
中翔隨風回薄舊傳鼓吹聲作泉輒飛舞適從者拍掌大叫
呼聲裂石崩崖木葉颼颼雨下初陽斜映光彩萬狀是之謂
大龍湫其旁有詎那亭余倚杖忻歎不謂戎馬遲暮重獲此
觀也僧言其源出雁蕩去此可二十里土人謂之雁湖好事
者嘗裹餼糧攀藤葛半日可至今山下石門寺久廢榛塞徑
絕矣雁蕩者郡山之絕巔也泉湧成湖鴻雁攸歸自初古蔽
灌莽間至宋祥符中伐木始顯故謝公遊履不至今又絕人
跡是日過能仁寺後觀燕尾泉遂下芙蓉嶺去他不復記同
遊傅子杰先兒彥恪

濟南五遊記

歷山 趵突泉 大明湖 華不注

張綱孫

友人姜真源赴官濟南予同表姪諸駿男偕從之至則宿署中洞軒每旦開南牖輒從卧榻上望短垣外有山翼然起問左右答曰此千佛山也一名歷山相傳虞帝舜耕處西門外有舜祠在焉予喜即欲一遊以仲秋三日携駿男出署訪劉將軍永錫借馬騎之約行六七里皆沙地地多棗樹抵山下路峻削舍馬步上盤折至巔入門古殿三間供大士像殿後依壁石磴數千級級窮處石室一間遊人多于此眺望鵲山峙其西形方如几長白豆其東雲氣瀾漫蜿蜿蜒蜒若隱若現如龍伏雪浪中而遙對為華不注山華之左右為大佛山茂陵山其山腰有白一點不辨為何物濟南城當其中城頭

豎一旗幟搖曳不住似有墨色大抵北地多風沙以故所見遠而細者不能明悉僧言殿左有石鏡可觀三十里外物予與駿男共視之岩上鑿石佛大小約百餘岩下石洞窳突中虛如戶有池丈許深不可測紫石一方約五尺砌洞上鐫龍泉洞三字僧隨以杯盛水洗之其光如漆平瞰石中無微不見是日南門外演武場適較射凡走馬人衣甲弓矢刀矛魚服之屬及鬚眉耳目歷歷可辨向城頭旗幟墨色者乃帥字也而華不注之白點爲雙石扉新以粉塗者至溝塍陂坂之間高槐疎柳廬室井幕與推車策驢繹絡道塗之人俱于石內悉之及轉身望岩外反影響矣予二人大詫異之因言吾鄉有石鏡山錢武肅王貧時照見已服色甚奇後果驗封爲

衣錦山今此石能見三十里而余乃薜蘿而目蓋此石亦知余之不慕夫富貴也傳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斯石其知我哉與駿男大笑而下因往香積院觀吳道子所畫送子觀音刻石碑者乃歸

濟南名泉有七十二而余所得遊者七曰趵突泉麻姑泉杜康泉金線泉芙蓉泉烏龍泉德王府泉泉皆泆流平地湧出而趵突泉三穴獨大如輪濺沫跳珠高四五尺聲如怒雷其波浩汗溢爲池經西郭達于北門注華不注山下入清河是爲濼水遊是泉者大率出西門轉南由杜康泉下進觀之側門內爲亭亭後爲小石橋橋後又亭三間其外石檻可坐而看泉左又爲木橋長六尺濶可五尺曰來鶴橋橋南爲白雪

樓李于鱗先生所構樓在歷山麓今莫考其地好事者于此
建立然爲俗吏封閉予一歲中遊趵突泉十餘次而卒不得
一上過橋爲呂仙祠崇弘壯麗北地最少竹祠傍有竹數百
竿予與駿男每至輒諷咏其下大抵濟水善伏城之內外處
處皆泉掘土稍深水卽趵起民間廚房灶下墻角天井往往
爲潭漸流不絕惜其人不解愛潔多牧豕溷其中而趵突泉
之穴時時駭沸倏而滿地突起細圓如萬珠余有詩曰無風
吹籟急不兩瀉珠連駿男以爲善狀焉其前門右側有泉四
五處皆澄泓可鑒旁有小穴暗出滙流南門過東與西流合
注按是泉水經注云出王屋山王屋去濟南二千餘里其間
運河中隔莫可測度語屬不經而曾鞏以爲泰山諸谷之水

滙于黑水灣又滙于栢崖灣至渴馬崖泊然止伏流五十里
至歷城西而湧出注北謂之灤水昔有棄糠于黑水灣者見
之于此斯真得其源矣予祖青林公有趵突泉說亦辨王屋
之非而以子固之言爲是

大明湖在濟南城內之北滙諸名泉其浸廣約十餘里內有
小洲深淑幽渚曲港平堤菰蒲菱荇蘆葉菱草瀾漫水面無
物不有而夏日荷芰爲最盛湖傍有明湖館濟南人及宦于
地者大率暑月間揮汗飲酒于此喧呼儔類比肩接踵輿馬
繹絡不絕余至時值仲夏旬日與表弟徐大文表姪諸駿男
訪姪弈震覓一小舟入湖竟日不可得悵悵久之蓋多爲官
長所拏載胥吏也堤上跨水有七橋而姪之寓在百花橋側

當湖之曲處其涯畔頽垣古徑高柳數株以荒蕪貴者不過
頗僻靜因席坐其下荷氣襲人衣袂歌嘯痛飲時有五六童
子戲水口摘蓮實姪以數十錢得百餘顆清香浥浥生齒頰
間抵暮將歸予曰今日興爲俗吏所減不得輕撓入湖盡其
幽致願與湖約當于秋再過以酒爲証乃盡一杯而起
季秋之三日復同大文駿男出湖上至明湖館則闐寂無人
矣大呼莫有應者竟造後軒憑闌凝望湖水澄碧可愛其中
洲渚亘露惟敗荷數莖與堤傍之衰柳皆若俯仰如有所待
岸下有小舟乃羣登列坐命童子棹之中流曲折任所之時
彩霞西起水面變織錦色如金混漾而野鷗沙鶻以寒故圍
圍不動毛翅潔白若雪舟近乃陽陽分隊徐去舟過復合悠

漾旣久始泊對岸之玄武臺下臺極隆峯數人振衣登臺遙
見湖中漁艇數隻出沒橋外而四面蘆葦無際其隙處有白
者起或爲斷烟爲薄靄遲戀柳梢若倦懶不肯去令人氣靜
神穆與向之喧繁撓擾者大相逕庭矣意余輩原寂莫人也
自當于此際遊而湖神有靈以此清景與余晤對亭雲草樹
俱有凄寒悄愴之致其益我多矣日已西下返棹而歸復從
館中出館之鄰居有見者驚曰此中渠有人而乃從之出乎
從者俱笑

姜公之兵備濟南也爰自杭同至者余與駿男而自薊北來
者朱君華斯又自杭後至者戴君子全署中有土山高見城
外予四人時時登之每東北望輒見華不注峯相與言少時

讀左傳晉郤克代齊三匝華不注之山今在耳目間不可不
遊以語姜公公問路之近遠左右答以三十里從大明湖棹
舟出水門甚駛而疾又省車馬之勞公大喜約日出遊適久
雨湖水暴浸冒城下板內水高外水丈許又鎖鑰久固牢不
可開乃止於重陽日四人出署三騎馬一策驢隨後出西門
轉北向東沿城濠而行濠之水卽趵突泉湍悍流急戴君所
騎馬飲于濠忽躍入波中大驚連呼而兩足已浸入幸淺處
僅及馬背余急招後從者倉皇拯之始得起衆相懽笑戴君
神色不寧者久之于是竝轡行所過村舍籬落小橋曲浦徑
路如畫古槐衰柳黃綠相間又雜以火柿新熟纍纍懸樹梢
紅色可愛約行十餘里由田間道禾稻被野絕類江南水田

又十餘里望華不注山峻峭巖嶭虎牙刺天又五里許抵華
陽道觀門垣頽落古栢十餘株陰翳蔽日石級皆老苔乾蘚
行步甚澁進殿門內供四大帝散冕珠旒儼似王者讀神前
木牌則青帝白帝黃帝赤帝也一道人出迎余問何以無黑
帝蓋秦祠四帝後漢高帝加祠黑帝謂之五帝此殿豈翔于
秦時乎道人無以應乃趨殿後門漸上山麓各奮起如猿猱
攀援出樹杪上當山之半曰昇仙巖巖下石屋三間有二僧
在焉暫憩飲茗數杯又上窮山之巔而止巔稍平坦有闕如
門徘徊四顧西北則匡山栗山藥山鵲山而東爲西妙山函
山與正東之長白卧牛南之千佛諸山其狀如龍躍如虎卧
如獅之踞崖如異鳥之昂首如枯松兀然如馬棚之嵌與

斷雲之入水莫不爭奇于華峯之外大抵華山多石石皆青而黑其色獨秀而石又縱橫交錯像花之瓣分出故其形如茵茵他山皆豐于肉而此獨以骨勝以故挺拔天矯而李白詩曰昔歲游歷下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青翠似芙蓉可謂善咏矣山下有泉乃趵突泉與大明湖合流入廢齊漕渠遶山之足而東達于清河者山之影倒入于泉所謂華不注者不音柎言山影如花之柎注于水也興劇而下日已西取所酒醕坐殿東階之側仰首看山豪飲狂呼予量狹不勝杯而三子則以與山頻頻酌醉頽然竟醉也於是策蹇行途中朱君戴君又俱爲馬所驚乃各易從者之驢而歸以告公公曰吾不能悉君言明日乃序其所遊如此以爲記俾公覽焉

恭謁文武二陵記

薛熙

熙至涇之明年春卽欲訪畢郢故地謁文王墓因涇與咸陽連界皆當時豐鎬畿輔之地知畢郢不甚相距初不知武王墓之所在也旣而有人自西安至者則云咸陽界上有文武二陵距涇纔四十里熙愈益向往至清明日已命輿馬出郊因同行者欲觀鞦韆女士皆不去熙亦不能獨往又明年二月熙獨乘肩輿已渡涇河上高陂因輿人不識路詢之田夫野老莫知所謂文武二陵者又不果往是歲十二月熙將歸吳於是預戒行李至會城必取途於畢郢一展拜陵下吾願足矣涇河故有兩渡爲隸人引至東渡予不知也旣過河欲至陵已回遠又不果往正月四日熙預訪廐吏之識途者候

于門質明命僮奴多褻餼糧與同行者三人上馬行數里風漸起河勢奔騰會涇上有浮梁馬可以牽而涉遂俱渡河初上夾道風捲黃沙塞口吻聳肩而上猶懼欲倒人皆相顧無色既上陂小憇古廟中三人皆不欲往知熙數欲往而不果又不能出口熙不爲動因謂三君卽不去熙必獨往三君不得已亦唯唯上馬行六七里風漸已漸晴霽一望平原中有鑄爲虎爲馬爲麒麟諸獸形甚夥且鉅麗不見塚墓碑碣大約漢唐以來陵寢也又行十里餘問文王陵漸有知者又六七里見林木茂密處乃周公墓至則下馬環視饗堂欹仄垣墻圯倒有周元公之墓五字碑距塚纔二丈後有碑曰周魯公之墓蓋伯禽塚也皆拜之復上馬折而稍前里許見有巍

然綽楔曰文武二陵樊其周圍四望無高山巨川入門見昭穆二塚相距五六丈餘爲成王康王塚中爲甬道修百步有古栢數什百株夾道旁其上爲露臺再上爲饗殿三楹制甚湫隘中有周文王之神位刻明太祖以下祭文宋元以前無有也或云元時林木斬盡童然一塚約廣三丈修如之今樹皆明初時種塚前有碑視周公墓上石差寬廣題曰周文王之墓熙謹拜之從塚旁至後又饗堂與塚其制皆如前碑曰周武王之墓與文王塚前後相直不差尺寸熙拜如前既出而徘徊于文王塚之旁以謂此一塊土武王周公當日必親履之而經營締造且視窆封必相與號泣辟踊于斯熙是以五不果往而必一往以償所願爲悚肅思慕者久之又再拜

而出出又拜于成康塚前遙望西北一里外爲太公丁公墓
與周公魯公墓遙相竝日已下春不復往總之陵墓之制皆
與今之葬家所謂父母頭上安一穴爲甚凶者正相反嗚呼
當時之葬師誰耶此必周公輔成王時爲之也十世三十十
年八百皆發祥於茲二穴果凶乎哉先是予主人錢侯珏原
屬熙往舊識姬生家索食飲至是僮僕云尚遠二三里傍陵
左右又絕無人家雖渴甚第上馬行至周公墓後已非前路
見有茅屋數家一老父一老姬立于牆外有鄰翁稚子四三
人離立左右熙謂同行王君曰此時亟需茗飲盍與前途老
姬丐杯茗以濟渴乏王君曰途次那得有此熙曰第言之亦
何傷王君叩馬與老姬言熙見姬口內喃喃而入熙恐其詈

已心甚悸王君回顧熙曰姑下馬熙問老父曰姬何言老父
曰姬請公等入坐取茗來矣熙大喜步入草舍中頗潔清熙
與王君方坐下姬卽持茗漿來且曰姑飲之已命兒婦煮新
茗矣熙一啜而盡頃之進棗栗餅餌十數盂更易新煮茗邀
熙與王君坐上座又問頃同行者見多騎何以止二公在熙
告以一人先歸一人在後欲供具餉予輩姬曰亟訪之來其
鄰人之子則曰我當去有頃汪君亦至相對飲茗自出奴子
懷中果餌噉之欲謝去姬則出曰道遠不具食何以行且僕
夫亦瘁甚公等幸少留熙不聽姬則掩門以背倚門間且曰
老婦已治具矣若不容熙輩竟去者熙輩復坐老父不肯坐
強之再然後別坐于壁間老姬卽捧盤盂出則豚魚雞皆具

命老父斟酒熙輩且食且問曰嫗何人老父曰我家丘嫂也
霜居若干年一子入城賣腰環佩刀容臭諸小物未歸有二
孫指座旁立而嬉者其一也子老人別居干對街皆以力耕
爲業問其姓曰朱指其室中之掛字曰視此則又姓祝蓋朱
與祝西北之音相近而訛也僮僕各子酒食等殺井井老父
問熙輩何來熙告以涇陽錢侯署舍來老父又問錢侯何官
時咸陽令范姓熙曰涇之錢侯卽咸陽之范侯也父曰若是
則公等皆官人耶熙謝之出嫗又曰日將暮兒子且歸請留
宿明日行何如熙又謝嫗固留熙與王君各以錢五百酬之
嫗有拂然意熙卽止皆長揖而謝嫗退門扉後不答拜熙出
老父亦不拱揖上馬歸而城漏已二鼓矣呼門而入明晨援

筆而嘆曰數千里旅食之人邂逅相過輒予酒食又極誠敬
則老嫗固天下之賢婦人卽新婦之咄嗟立辦竈突釜鬻間
手足不停自午盡酉不聞聲息是愈益賢矣子雖外出要惟
母命是從者豈豐鎬之間猶有文王周公之遺教歟王君名
大壯吳縣人汪君名澄錢唐人其先歸者唐某長興人是歲
康熙二十年也常熟萍熙記

萬柳堂記

陳玉璣

距崇文門二里許有隙地袤延五百餘畝曠莽磽确左右無人居人跡亦罕至一池窪然廣不越尋丈而凡此五百畝間濯濯然又無一水以故人棄之相國益都馮公獨過而喜曰吾倘得是地以休餘閒豈非至樂歟越日其主聞而求售公曰得母可田乎圃乎母廢爾業也其人曰瘠壤也棄之久矣公於是給俸金如值乃繚短垣周遮之已而爲堂數楹已而益之以亭榭然皆制度簡樸無取華飾已而就其池四闢之水浩淼曲折莫可窮視已而跨池而橋已而舉土爲山阜高下不一其境登臨俯瞰魚跳其中流瀼瀼有聲左顧則西山在側蜿蜒磅礴雲氣時相出没而浮屠佛寺人家烟火之屬

掩映俱有殊致顧未嘗有木也或曰惟松栢宜公曰吾非不知松栢之能取勝然其性遷而弗良培之十年二十年而不能若拱把夫木所以宜於園者以其善蔭也待之十年二十年不可得奚取焉吾聞柳之爲木易生攀其枝剽之土間罔不存活一二載輒蔚然成林生旣易而又蔭速舍此何植于是沿流上下以迄舍傍垣隙莫不種柳柳遂以萬計而卽以名其堂或曰元時故有萬柳堂創自廉丞相公慕而復焉予曰否廉在當時雖稱賢者然其功業亦未甚著公固今之伊呂旦奭也且廉之堂今特有其名耳求其地已不可得公堂與地行傳之無窮雖偶同昔日之名而豈廉之足比乎 皇上下詔求賢四方之士重趼至京師者百五六十人知公好

文爭投所爲萬柳堂詩賦古文詞累累不可勝計凡園之所
有與夫時序之變態賓朋之絡繹莫不羅致于詩文中公彙
爲一編行劄諸石雖然公豈徒以此爲遊觀之樂哉今天下
方大用兵禁旅專征歲歲靡已巴陵固已克捷而滇黔蜀粵
之間尚苦我疇人父老公無時不痛心疾首欲滅此而朝食
采薇雅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非遣戍
役之詩乎公有時顧此柳而興懷濡筆以繼詩人之咏蓋有
大不得已于中者矣而四方則又旱甚大江南北暨山左河
南諸郡縣赤地千里人民流離宵啼露處刈草割麥苗而食
食盡則剝榆膚膚又盡且披其根又盡則食柳人從南方來
者皆云道路柳樹僵立皮之不存望之悉皚皚然若被霜雪

嗟乎自古以來未聞柳能生人今食之往往延旦夕命者亦天之憫此方民而假之柳也公嘗過萬柳堂顧柳而歎曰吾恨不移此萬株于河南山左及大江南北間作飢民數日食也未幾而撫軍各以疏聞上發帑金遣官往賑之一日公又過萬柳堂戲謂柳曰今而後汝得無恙嗚呼昔丙吉爲相聞牛喘而有憂色以爲陰陽失時可知古人寓意每不必在大蓋忠愛之念無時不生卽一觸目而徹於心者大抵皆然然則公豈徒以此爲遊觀之樂也哉去年春公召堦飲于堂堦見堂之側有塚一丘怪問之公曰予獲其地數年其家尚無力遷堦聽之庸何傷又見池畔有細民數輩挈壺殮席地歡呼公挾堦疾趨以過且戒從者勿擾之其人見公亦若罔識

飲啖如故觀此二者公何嘗視此園爲已有不然而何以樵人牧子販夫村婦皆得往來坐卧而無阻見主人而不問遇相國而無恐且歲時伏臘一任他人之子孫拜墓而不之禁非盛德大度出尋常萬萬而能至此哉至公于園之外又闢一區向命道人柴某收道路遺嬰迄埋齒掩骼諸善事皆他文所已及茲不贅時康熙己未二月十五日門人陳玉堦謹記

定水帶記

詹鍾玉

京師南郭門左街長安窠人子羣集于此貿易物皆散布地上市無十金之直名曰窮市于時鬻故鐵器者亦分據一席之地斷釘破釜之屬纍纍錯陳于前有古鐵條垂三尺許濶二寸有奇形若革帶之半中虛而外鏽澁兩面鼓釘隱起不甚可辨持此欲易錢十文人皆竊笑不顧去積年餘有高麗使客三四人旁睨良久問此鐵賈幾何鬻鐵者謬云得五百青銅錢乃售使客立解五百文授之其人疑不決卽詭對曰此固吾鄰人物公等且去俟吾往問主者始有成說頃之使客去復來鬻鐵者曰向者幾誤售君主者言非得五金不可使客卽割五金無難色其人固黠則又爲大言曰公等誤矣吾

曹市語舉大數以爲言五金蓋五十金云使客曰吾誠不惜五十金購此但不得更有退悔乃可鬻鐵者私念一廢鐵夾條增價至五十金此必寶物吾中國旣無識者藉令失此售主并乞數十文錢亦不可得心口自訟良久計莫若售之便因曰吾以此博公多金保無後言公幸告我此爲何名得此何所用之使客請先定要約而後告子時觀者漸衆皆附耳竊議曰此必有異爭共贊成其事視客所爲使客乃舉五十金昇鬻鐵者而以若帶者付其徒乘馬疾馳去度其去遠始告衆曰此名定水帶昔神禹治水時得此帶九以定九區平水土此乃九帶之一若携歸吾國價累鉅萬豈止五十金而已哉又問貴國何爲重此使客曰吾國航海每苦海水鹹不可

可食飲一投水帶其中雖鹹滿立化甘泉經歲可無病汲是以可珍貴耳市有好事數十人隨至高麗客館請試驗之遂命汲苦水數石雜鹽數斤攪之使渾投以水帶水沸作魚眼數十少頃掬水飲之甘冽乃勝山泉遂各歎服而去鬻鐵者自言國變時得自老中貴手蓋先朝大內物也嗟嗟自經變故以來凡天府奇珍異寶流散人間泯泯無聞者何可勝數獨是帶爲高麗使客所賞頓增價百倍不脛而走海外物之顯晦固自有時至言此爲神禹四千年物似屬不經獨能化鹹水使淡良驗使客亦具眼哉嗣後雖過窮市必無易視之庚寅八月八日記

獠獠記

諸匡鼎

粵西烟瘴之區嶺表諸蠻種類不一皆古槃瓠氏之後也其一曰獠介巴楚粵間綿亘數千里椎髻跣足衣斑斕布褐采竹木爲屋覆以青茅種禾黍粟豆山芋雜以爲糧暇則獵山獸以續食嶺磴險阨負戴者悉着背上繩繫於頸膊間僂而趨俗喜讐殺又能忍飢行鬪上下履險若飛兒能行卽燒鐵石烙其蹠故能履棘茨而不傷兒始生稱之以鐵如其重漬之毒水俟兒長大煨以製刀試刀必以牛仰刀牛項下以肩負刀一負卽殊者良刀也弩名偏架以一足蹶張以手傳矢往往命中鎗名樺鎗戰則一弩一鎗相將而前執鎗者前卻不嘗以衛弩執弩者口銜刀而手射人或冒刀逼之釋弩取

口中刀奮擊退去必有伏弩歲首祭先雜採魚肉酒飯于木槽扣槽羣號爲禮十月朔祭都貝大王男女各成列連袂相携而舞謂之踏歌意相得則男呶鳴跳躍負所愛去奔入巖洞挿柳避人遂爲夫婦樂有鏡歌胡蘆笙竹笛之屬其合樂時衆音競闕擊竹箛爲節山谷間稻田無幾天少雨稔種不收無所得食則四出剽掠踉蹌篁竹飄忽往來州縣覺知則已入巢莫可捕捉官軍但分屯路口山多蹊不可徧防久益勞費又刻木爲齒與人交易謂之打木格徭有數種有生徭熟徭白徭黑徭生徭在窮谷中不與漢通熟徭與漢民錯處或通婚姻白徭大類熟徭黑徭大類生徭至于徭婦亦有二種有板徭者婦人黃蠟泥髮以木板爲髻形似今之扇面平

置頂上覆以繡帕綴以琉璃珠累累若瓔珞然有箭徭者婦人橫箭於頂黃蠟泥髮分作數絡左右盤結箭上亦以繡帕覆之出入叢林間頻側其首有如穿花蛺蝶翩翩可憐頭一月一梳宵寐無反側其徭女未嫁名曰客姑此其大較也其一曰僮與徭雜處風俗畧同而生理一切陋簡冬徧鵝毛雜木葉爲衣搏飯掬水而食居室緝茅而不塗衡板爲閣上以棲止下畜牛羊猪犬謂之麻欄子大娶婦別欄另爨女及筭于春時三五爲伴在山椒水湄歌唱爲樂少男羣歌和之竟日視女歌意所答而一人留彼此相贈遺男遺女以扁担一條鐫歌數字僅如蠅頭間以金彩作鳥卉于上沐以漆使不落蓋婦人女子力作所必需也女贈郎以繡囊錦帶諸物女

所自製者約爲夫婦各告其父母乃倩媒以栴榔定之婚之日迎親送女絡繹於道歌聲振林木女至夫家合卺丈夫用拳擊女背者三女乃用所贈扁担卽汲水置甕中旋回母家不與丈夫相見另招男子曰野郎卽與父母同居覺有姪乃密告其夫作欄遂棄野郎而歸夫家偕老焉故野郎亦曰苦郎當其與野郎共室也本夫至其家反以姦論及其于歸夫家也野郎或至其家或于母家及他所邂逅相遇亦以姦論又數年延師巫結花樓祀聖母親族男婦數百千人歌飲號叫劇戲三四日夜乃畢謂之作星又善爲毒矢爲蠱毒蠱有蛇蠱蜥蜴蠱蜈蚣蠱蜈蚣金蠶蠱種類不一持以中人無不立死本類相讐織芥不已雖累世必復誤殺者以牛畜爲償

或數十頭至百頭名曰人頭錢流劫則糾黨麋起亦有渠長人先給銀三錢贍其家曰鎗頭錢在山三五爲羣要人於路在江突出繫船羈以求贖謂之勾船或攻打村屯民棄田廬遁去卽其方據之謂之打地且其人耐飢啖鹽數顆草木俱可食師與則遠遁絕矯莫可誰何其強獷者什伯嘯聚跨無鞍馬謂之剗馬盜又曰土宄日惟淋灰汁掃鹼土及將牛骨漬水食丹鉛錄所載貴州之賈鬼卽是物也又以牛肚埋地窟內候客至食之以爲上品謂之牛醬其煮肉卽以牛皮爲釜云獐亦有生獐熟獐與生猯熟猯相類云又有玃獠二種依棲山岩無渠長版籍以射生爲業凡蟲豸皆生啖之一村中推有勇力者曰郎火餘俱稱火婦女三四日用米泔沐髮

不間寒暑婚葬用五行以雞卜吉凶樂有六管笙兩脚踏地而吹衆歌以倚之又以大木一枝埋地作獨木樓高數丈上覆瓦鋪板男歌唱者夜則緣宿其上謂之羅漢樓器械與猺同而勇捷過於猺每出剽掠皆冒稱爲猺云舊傳其類有飛頭鑿齒鼻飲白衫花面赤禪之屬數種之外又有狝人狙人狝人狝人蠻人更有西原廣源諸蠻皆依山谷爲生而不甚繁亦不剽掠其氣習多與猺同又有蛋人或曰蛇種故祀蛇於神宮也第其人世世以舟爲居無土著不事耕織惟捕魚爲業自爲婚姻善沒水取珠又有山子蠻人無版籍定居崑研山種畬鑊木盤鍋射獸而食之食盡又移一方男女皆徒跣夫婦野合類獸與人異又有斑衣獠女着短裾僅及膝人無別

坐則以膝齊跪地爲禮又有大良言語居處服食與獠同而性與獠異有戶口版籍頗淳朴租賦尤崑辨其俗敦厚敬慕漢人苟至其家不問識否輒具雞黍酒醴款待甚殷任大嚼劇飲無吝色近爲獠所殘破散入州縣村落樵採耕種與漢

人無別

今文大篇第十三卷

西河于萊公先生鑒定

錢唐諸匡鼎虎男選

吳門高齡九如叅

記

新恩書院記

魏學誠

皇上當久道化成之年以文德洽四國中外如一家仁漸義
摩日涵而月濡之雖含知抱識之倫梯山航海之地莫不振
興鼓舞翕然仰文明之化焉大中丞于公準晉永寧人也
撫黔甫一載清望大著善政次第畢舉於文教風化尤三致
意益深體

皇上右文興學盛心也教養黔士不遺餘力復欲以禮義化

今文大篇十三卷一

記

苗俗願恩上請謂

皇上胞與爲懷漢苗皆赤子弗忍棄化外苗民向化服教之誠積之有素願授之學董以師食餼選舉與黔士等俊民可官者予以仕進階俾有所嚮往 上嘉其奏俱報可以時遐陬異域篁箐洞壑莫不欣欣然有自新之樂而仰頌

聖天子恩意深廣曠古以來未之覩也義學成中丞顏曰新恩書院躬率苗子弟拜 闕使知尊 君也拜 至聖使知尊師也衣冠序列鐘鼓趨蹌使知禮教之嚴名義罔敢越也爰遴司鐸某董厥事成禮如父兄爲子弟延師故事誦聲琅琅然至夜分不輟觀者如堵莫不咨嗟感嘆以爲苗人何幸而獲此隆遇也余適以奉使在黔中丞屬爲文記之余自惟

謏劣於作者無能爲役何足以宣揚盛事然旣荷輶軒之命觀風問俗分也曷敢辭余按三苗之名肇於有虞或卽苗之所自來乎然而邈不可攷矣迨後種類日繁裔以區分氏族名狀不可勝紀而土官土目輩又率多前代功臣後裂土處之遂世其官溯源返本又何嘗爲苗種耶黔地介楚滇粵蜀間山險而箐深苗人喜居之故黔苗獨多唐宋間以之爲羈縻州苗人多阻聲教朝廷棄其遠置弗問而少有不軌輒加之兵穴空巢覆立見糜爛良可憫矣至有明始置郡縣通貢賦而黎獠雜處號難治負固梗化者在在有之我皇上以文武聖神之主統一區夏六合內外無一不歸覆載中黔爲滇孔道土瘠民貧獻賦屠毒於前吳逆蹂躪於後城

郭人民幾不可問西南罷兵後

皇上加意休養蠲賦輕徭維風養士之 詔屢下久之而室家完又久之而田野治今且風化夫行人才蔚起以至苗人皆欣登版圖被服文教以成無外之治猗歟休哉柔遠崇文之化未有盛於今日者也余將執苗人而問之曰今之章服縫掖與昔之椎髻卉裳其美惡奚若今之圖史簡編與昔之刀劍弓弩其吉凶奚若今之執經考業與昔之鬪狠仇讐其安危奚若今之致身成名翱翔皇路與昔之頑蠢暴棄恃強行險其榮辱得失又奚若當不待智者而決之矣况人材不以時地限而以教化興安知他日者不有英特瑰異之才奮焉崛起爲 國家有用之器而開苗地未有之奇也耶然則

苗人之入此書院者非僅曰誦習講貫遂足畢厥事也陶淑其身心變化其氣質一言一動罔敢隕越禮法獲罪聖賢則學在一身矣天性首重夫倫常大義最嚴乎名分情切者不可以殘刻分定者不可以凌犯守其大經而全其至性則學在一家矣以智覺愚以賢化不肖勿趨邪以惑衆勿矜能以驕人使禮義仁讓之道家喻而戶曉焉則學在一鄉一國矣夫然後學術正而真才出德業修而好爵至是則 朝廷之意也而後之官斯土者敬慎乃事以推廣 聖人恩意於無窮使觀光慕義而來者有名教之樂而不知有遠人之苦是又中丞之意也夫

古鼎閣記

鄧旭

古鼎閣建於金陵居室之右中祀我皇祖考景陽公皇祖妣張太孺人皇考太史汝謙贈公皇妣蔡太孺人神主暨三代繪像案設古鼎一罇二巖怱祀也先是門人某爲縣令措地獲鼎與罇輿而致旭召工礪錯之古色斑斑然流青鋪翠神光陸離鑒賞卽無論秦漢當在商周間敬置之閣上泣而言曰嗟乎是神物者實相余以祀我先人我先人所馮依卽宮於舊京奔走無射禮祭統之記鼎銘以衛大夫孔惺爲徵旭不類何以希銘我先人惟薦茲鼎也與祭統之義符迺子子孫孫保承靈貺厥用光於祭典閣之上下左右圖史列焉蒸嘗於茲絃誦於茲陳噐於茲春秋霜露我先人降格於茲庶今文大篇十三卷四

幾晞於正考父仲山甫之鼎也已又泣而言曰夫子不云乎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旭之在兩先人懷抱中者蓋三十有三年不幸終鮮兄弟兩先人惟藐孤是視哺乳什之七鐫譙什之三長而縱之學倒庋傾筐治橐中裝齋束修羊兩先人費無算曾不得及兩先人待祿以養數擊鮮耜韞蔽上食也生事之以禮旭無有焉先公生而飲大賓沒而祀瞽宗先孺人釐而女士白首毋師旭遭時竊位荷 聖天子之賜命賁於泉壤然而瀧岡未表京兆無阡馬鬣魚山樵蘇是剗則死葬之以禮旭無有焉是二者旭之罪大矣追憶辛巳之年兩先人見背又七年始成進士官禁林而兩先人已矣旭罪實滋大後難圖也毋已其祭之以禮乎先公之塋

也執旭手而教之曰賊氛熾於江北我先世吳西山人也祖宗丘墓在焉汝避難必茲土旭拜且泣曰不敢忘迨竄跡金陵去兩先人日益遠輦路未遐宰木相望中道而止也先是卜吉壤葬兩先人於古壽東淝水南岸距半里而近置饗堂其水先公所釣遊也其土先孺人饁耕野也先公所樹之槐昔之拱者今抱矣魂魄其妥於此乎自旭還金陵或歲一灑掃或再歲一饗奠而旭以先買田宅營婚嫁不能歸不得已有斯閣之建以慰我先靈而適得古鼎助我馨香率子若孫磬於其下劔於其傍遵俎靜嘉粢盛潔備以毋墜厥祀庶幾晞於祭以大夫後以五鼎之義毋寧茲薦茲鼎也祭之以禮其有翼乎爰告我後之人曰凡我子孫其甚愛茲鼎也則必

自愛其鼎俾毋顛厥緒以承幽明之休余髮且種種將結廬
西山之麓以終餘年以遵先志凡我子孫其勿替引之虔恭
罔怠以紹嘉於斯閣也哉

讀書樓記

杜濬

大凡天下之物有聲則有形形卽畫也六經子史百家之撰
二氏之言其聲之爲書者卽形之爲畫善讀者無先後也是
故古之人讀書必有圖圖其所讀之書俾夫讀者於書遇有
疑滯一案圖而了然矣自古人讀書之法廢于是圖自爲圖
而書自爲書無復相資發明之益而其見之彷彿者顧獨在
於方書本草以及金元以來傳奇小說淫哇鄙俚之末技而
先王先聖之法言與夫漢唐宋大儒之文章索然惟有訓詁
音釋炳若丹青者闕如也雖其大指自不可沒然古人目擊
道存之妙亦已亡矣夫雖然亡非一日之亡至今日而必曰
惟圖之是務則必枝梧麓礦而莫得其要領徒貽白首勞如

之誦未覩復古之效也吾意當斯時必得真學者出焉博極羣書才悟絕一世得其精意以觀其會通所見天下之物無非書天下之書無非畫畫可以爲圖而有餘地焉蓋非盡如古人之圖若幽風禹貢春秋會盟禮記制度周易物象之類卽乎其書而爲之而已也蓋舉凡古今藝成之士所畫山水人物花鳥宮室器玩之屬入乎其目莫非六經之註義及紛綸萬卷之光怪變現而讀下歷歷可思而不可言此其爲圖之功較古人更高焉畫者不知也惟讀者知之則當代讀書識字一人而已周櫟園先生其人也先生旣讀書而樂於是爲樓以臨之王內史所謂仰觀俯察茲樓不爲無助然諸從先生遊暨先生羣弟子獲登茲樓者蓋寡雖復躡其梯級撫

其欄檻退而罔然仍不識樓之所在或曰樓在中州當嵩岳百泉之間或曰在金陵登之可揖鍾山或曰豫章滕王閣之左近有此樓或曰嘗有人飲燕市突見此樓極壯麗額作擘窠大字曰讀書明日訪之不可得或曰在閩入閩踰仙霞嶺則樓在望嘗有謀毀者不能遂若有物呵護之而或以爲樓之始基實在山東濰縣樓前喬木千章梗柎爲梁柱先生書策琴瑟干戈弓矢尚有留其上者今揚州江都亦有樓第寫其制而營之傳者蓋不一而吾獨以謂先生之樓無之而不在此也蓋古今之書所載之理所載之事所漸訖之方域直之上下橫之四方不可爲限量其形而爲畫亦不可爲限量則其爲樓之所函蓋亦不可爲限量豈事矜尋丈以爲高侈方

幅以爲廣哉然後知看山讀畫之句先生斷章取之而蘊義深遠矣是爲記

西陂記

朱彛尊

宋之故城其門見於載記者三陽也盧也埵澤也埵澤云者埵以言闕伯之丘澤睢水也其地有蒲魚萑葦之利漁有邨蟹有舍商丘宋公懷童時釣游之所思築圃於是以其在郭之西名曰西陂顧未遑經始先定池館之目曰淥波邨曰釣家曰緯蕭草堂曰和松菴曰芟梁曰放鴨亭各系以詩都人士屬而和焉圖之橫幅者王山人翬也久而公之懷故土益甚則命禹鴻臚之鼎寫照作西陂魚麥圖取元結詩句冀歸老於江湖記之以文者邵上舍長蘅也公巡撫江南久簡以馭吏儉以示民 天子嘉其清德藻舟所及每見而益親歲在昭陽協洽 駐蹕江天寺公入見請曰昔宋臣范成大居

吳之石湖臣嘗履其地見淳熙十五年賜書刊石尚存臣家有西陂別墅敢乞 御書二字賜臣不令石湖勝跡獨存千古 天子笑而書之今歲旃蒙作噩 天子復書魚麥堂以賜至是公拜 宸翰先後難悉數矣乃命子弟立石西陂之上屬其友秀水朱彝尊紀之思夫爵位之崇高林泉之逸豫人生恒苦不能兼致惟石湖一老入而參知政事退而偃息范邨女挈菜籃見修雞柵種斜橋之楊柳播樂府於邨田此姜夔譜越調以介壽號曰石湖仙也今 天子稱公治績不去口顧十年所而遲遲未膺 內召豈非以江南重地代公者實難其人歟抑聞之公嘗引年請於 上矣 天子給以禁苑葡萄一本曰是果結實然後請老今 賜果之園馬乳且垂垂於架公念 主恩愈渥不敢 上陳近復申以 天語雙雕於堂柱曰兒孫歌舞詩書內鄉黨優游禮讓中則仍未嘗許公之歸也公雖欲舍政事之賢勞享西陂魚麥之樂利願豈得遽遂乎虎丘之山可以對月滄浪之亭可以賦詩吾且隨中吳之父老期公游衍於斯焉若夫西陂之勝姑聽諸公之鄉黨優游禮讓中可矣

唐寅高士圖記

汪懋麟

吳趨唐寅畫高士圖一卷一人背笠倚牛角牽而立一人指地顧牽者曰巢父許由一人髯古貌衣鹿皮荷薪而趨曰善卷一老道服以一指指口若有言一老偃而聽言者商容偃者老聃也二人執鋤一戴笠一禿其首一人皇皇似岐路者沮溺與仲由一人跣而杖一人拱卽由與荷蓀丈人一老一婦負田器書卷筐筥之屬偕而行曰老萊子一人曳杖與盛衣冠者傲而言則原憲子貢地上有甕一人指甕對一人語爲漢陰丈人黃冠野服側面叉手向一人語者爲壺丘子林席地一老與一人對膝坐曰老商肩長竿釣緝翩然行者曰莊周袖手掉頭若不屑顧者曰段干木幅巾把筆據短案坐

地上若將書者黔婁先生少年短褐揖于前白衣持卷隨于後中有偉然法服者則顏曾之與孔子也并側一人坐癯然有飢色者陳仲子一挂杖一羽扇一把卷一採芝髮皆皤皤然知其爲四皓一人跪一老授跪者書黃石公之與子房乎一人朝衣冠跪爲一老繫襪王生之與張公乎前三白羊一人席地焚香撫琴則宋勝之旁置書卷硯筆開卷南面坐一人執如意北面坐張仲蔚之與景卿也幅巾坐于床著蓍草于瓶一人坐而問嚴君平之與子雲也袖掩其鬚若掉臂去者彭城父老二人捧玄黃于前一人搖手不屑就者爲韓順圖止此高士凡二十有九與高士俱者凡十有五高士各有贊寅書牛一羊三甕一瓶一井一床一几一簞一琴一鋤鋪

杖笠書卷筐篋雜物各隨其人纖悉入妙可謂極繪圖之能事爲寅真蹟無疑也昔寅生當文物之盛抱異才取巍科使其得時有爲當必有以自見卒遭挫辱擯棄使不得奮力于功名致放浪不羈寄情藻繪若寅者亦可哀也已今觀其所畫高士圖多不以類或儒或老或隱或怪寅皆以高士觀之者亦從其所尚而已若繩之以道則不可寅殆所謂狂士也歟是卷寶于浙西沈孝廉爾燝之家有年矣孝廉貧不能有將鬻之而以示余余心愛之爲之展玩竟夕傾酒一斗因爲之記不知其終爲誰氏有也

羅城自記并貽友人荆雪濤

于成龍

廣西柳州府羅城縣偏處山隅東北界連湖南道通一帶西北界連貴州清平一帶其餘土司環繞山如劍排水如湯沸蠻烟瘴雨北人居此生還者什不一二土民有獠獍狽狼之種帶刀携鎗其性好殺父子兄弟反目操戈恬不知怪順治十六年冬初入版籍成龍於十八年到任掣簽後親者不以爲親友者不以爲友行李蕭條自覺面目可憎賒脚錢寄口食行至清源做同年王諱吉人初爲蕭山尹繼轉蘇丞時讀禮家居慷慨仗義反覆開明粵西非吉祥之地素知成龍家食尚可自給力勸勿任以繳覓爲高見成龍時年四十五英氣有餘私心自揣讀書一場曾知見利勿趨見害勿避古人

義不辭難之說何爲也俛首不答王兄默知其意亦不復沮
洒淚而別五月初三日至家別繼母妻兒資斧艱難典田賣
屋設法止有百金携蒼頭五人勇壯可伴臨行敝族相餞歡
飲至夜扶醉就枕而天已明矣古云壯士非無淚不洒別離
間此不情語也天明舉家拜別大兒廷翼入庠已久猶如處
子將祖遺田產文券開明交付外止云我做官不管你你治
家莫想我二語甫出戶庭而哭聲已達外矣拜別祠堂不覺
腸斷門裏門外相聚而泣不復回顧攬轡登程此時之壯氣
真可吞猺獠餐烟瘴而不爲之少屈迨行至湖南冷水灘一
病顛連未免英雄氣短勉強扶病陸行至桂林謁見上臺皆
知羸體伶仃詢及病狀咋舌驚訝惟勸以延醫調治勿亟赴

任抱病之人至是膽落往日豪氣從何得來病幾危以苦孽
未盡不速死扶病至柳州稍愈尚不知羅城在何方也羅城
與融縣沙鞏連界行至沙鞏遇許鄉老仔細盤問方知對山
卽爲羅境登山一望蒿草瀰目無人行徑周山遍似營陣哀
哉此何地也胡爲乎來哉悔無及矣從此想做同年之忠告
不置也癡人作夢以爲邊地如此漸入腹裏或不然可憐黃
茅直抵城下八月二十日入縣中一如郭外居民六家茅草
數椽寄居關夫子廟安床於周倉背後夜不瞑目痛如刀割
黎明上任無大門無儀門兩墀茅草一如荒郊中堂草屋三
間東邊隔爲賓館西邊隔爲書辦房中間開一門入爲內宅
茅屋三間四圍俱無墻壁哀哉此一活地獄也胡爲乎來哉

鬱從中來病不自持一卧月餘從僕環嚮而泣無一生氣張目一視各不相顧無如罪孽未盡死而不死乞歸無路扶病理事立意修善以回天意凡有陋弊清查詳革可憾已命不殞禍及從僕黃瘦似壁畫陰鬼相對而泣莫能相救無何而一僕喪命餘僕驚惶不知所以至康熙元年正月羣謀爲歸計成龍自忖一官落魄復何憾諸僕無罪何苦累之叮嚀各自逃生內有一僕蘇朝卿仗義大言曰若今生當死於此回去亦不得活棄主人流落他鄉要他們何用哀哉幸有此也其餘掉頭不顧當時通詳邊荒久反之地一官一僕難以理事乞賜生歸當事者置之一哂而已本年逃僕歸家大兒悲念天涯萬里一主一僕何以安身續覓四僕來任而三僕皆

登鬼籙止存一僕在衙晝夜號跳一如風魔事處兩難一人難以遠行欲將存僕伴歸隻身更苦無如存僕亦有思歸之念聽其浩然長往萬里惟餘一身生死莫能自主夜枕刀一口床頭貯鎗二桿爲護身符然思爲民興利除害囊無一物徭徭雖頑想無可取之貨亦無可殺之仇帖然相安事到萬不得已之時只得勉強做來申明保甲不許帶刀携鎗咸遵無違間有截路傷命無踪盜情務期跟尋緝獲隱昧事情盡心推敲必得真實立刻誅戮懸首郊野漸次心服地方寧靜而上臺採訪真確於是有一大事殺了解省小事卽行處決之通行也境內雖平憾與柳城西鄉爲鄰此地祖孫父子長於爲賊擾害無已申明當事者以盜案爲艱置之高閣成龍思

漸不可長身爲父母而可使子弟遭殃乎約會鄉民練兵親督勦殺以對命爲主殺牛盟誓齊心攻擊先發牌修路刻日進勦此未奉上命而專征自揣功成亦在不赦之條但奮不顧身爲民而死勝於瘴病而死也主意已定決不可回而渠魁俛首乞恩講和搶擄男女牛隻盡行退回仍約每年十月犒賞牛隻花酒一次取各地方甘結存案敢有侵我境界者不報上司竟行勦滅第獠人不怕殺號令一以剝皮爲主而隣盜漸息至是上臺採訪更確反厭各州縣之請兵不已報盜不休之爲多事也嗣後官民親睦或三日或六日環集問安如家人父子言及家信杳絕悲痛如切已膚土謠武陽岡三年必反亂一場任至三年寢食爲之不安賴人心旣和謠

言不足信也又云三年一小勦五年一大勦及至五年又當愁苦賴官民相愛謠言不足憑也時法令太嚴有犯必殺情誼爲重婚娶喪祭民間之禮一行無不達之隱羅城之治如斯而已康熙二年藩憲金公特取入簾諸官損從盛飾成龍止帶皮套一件共相驚訝留意相難時藩憲峻厲異常輒欲詬詈屬官成龍心不平居闈中屢以抗直不少挫辱從此見重朝夕必求坐談盛典不可悉數嗣陞本省巡撫卽以條對下詢盡心敷陳民間利病俱係入告重事納言如流事事題疏而主文者辭不達意 旨允者什之七八康熙六年成

龍以邊俸逾期八月陞四川合州時報未到金撫臺面諭兩司如不舉羅城令本院當特疏薦舉矣兩司唯唯從命而以

卓異聞撫臺又恐地方委用不得人反滋擾害尚疏新舊交代哀哉數年來一舉一動原非爲功名富貴計止欲生歸故里日食二餐或日食一餐讀書堂上坐睡堂上毛頭赤腳無復官長體統夜晚酒一壺值錢四文竝無小菜亦不用箸快讀唐詩寫俚語痛哭流涕竝不知盃內之爲酒爲淚也間嘗祝告城隍謂我無虧心事一點當令我及早還鄉幸得保出性命回想同寅諸公死亡無不得脫鬼神無爽能不寒心赴蜀之日別金撫臺蒙諭云我薦舉一場指望行取知道你窮苦我爲你湊下盤費誰知你先陞了此亦是你的命但兩司因認不得你不肯薦舉你本院發怒方纔舉來誰想督臺將你考語淡薄自甘四字圈了立意粵西單舉薦你一個亦是公道難泯處今你往四川又是苦了照羅城做去萬不可壞我名聲我與書二封一與總督一與撫臺因此益勵前操至死不變此數年之大槩也偶書呈以發知己萬里一笑

謁孝女祠記

趙俞

余過上虞時涉江先謁孝娥祠於江畔雙檜依稀穹碑荒廢
粵稽往牒娥父曹盱於漢安二年五月五日迎神被溺娥年
十四循哭江涯七晝夜覓父屍不得亦自沉於江越五日抱
屍而出至元嘉二年虞長度尚令邯鄲淳作文立碑以紀之
及宋之熙寧十年方入祀典大觀四年始封靈孝夫人厥後
增褒邁錫推娥之孝而列候其父若母矣余念娥以及笄之
歲悲父沉淵晝夜號泣雖包胥秦庭慟哭何以加焉至七日
不見父容致身冥追較之靈均竭忠無以尚之歷五日卒抱
父屍偕出膚肉若生此與白兔遶墓同一鑒垂也當斯之際
不特瀕江上下婦子觀者盡皆流涕想天地亦爲之感動焉

夷亦爲之擁衛也不然以十有餘日之沉陷於江底而不爲
鯨飧鮪饗者乎以浩蕩奔逐之巨川而不長漂遠逝尚能相
抱而竝浮於江面者乎此皆娥精誠蘊結之死之生而不變
之所致也然則娥之純孝旣已上下感格神人胥敬何以至
元嘉而方立碑迨熙寧而始崇祀固知漢安有民無長故編
氓雖頌而不能舉元嘉有長無典故邯鄲有文而不能上聞
宋之淳熙大觀方獲載祀載封張皇幽眇於數千百載之後
事固有愈掩而愈彰愈久而愈芳者非娥之謂與迄今婦子
瞻拜於下令幼稚捧扇却暑無非重娥之孝也轉而訓其子
弟謂娥拯父於已死之後竝秩於千載之下感發其天良以
克承於二人此非娥之不匱永錫於爾類也乎所以於越風
俗至今稱孝者不衰

寄暢園聞歌記

余懷

吳門徐生君見以度曲名聞四方與余善著南曲譜索余序
余爲之序有曰南曲蓋始于崑山魏良輔云良輔初習北音
紉于北人王友山退而鏤心南曲足跡不下樓十年當是時
南曲率平直無意致良輔轉喉押調度爲新聲疾徐高下清
濁之數一依本宮取字齒脣間跌換巧掇恒以深邈助其悽
愴吳中老曲師如袁髯尤駝者皆瞠乎自以爲不及也良輔
之言曰學曲者移宮換呂此熟後事也初戒雜母務多迎頭
拍字徹板隨腔母或後先之長宜圓勁短宜道然母剽五音
依于四聲母或矯也母艷又曰開口難出字難過腔難高不
難低難有腔不難無腔難又曰歇難閣難此不傳之秘也良

輔盡洩之而同時婁東人張小泉海虞人周夢山競相附和
惟梁溪人潘荆南獨精其技至今雲仍不絕于梁溪矣合曲
必用簫管而吳人則有張梅谷善吹洞簫以簫從曲毘陵人
則有謝林泉工擗管以管從曲皆與良輔遊而梁溪人陳夢
萱顧涓濱呂起涓輩並以簫管擅名蓋度曲之工始于玉峯
盛于梁溪者殆將百年矣此道不絕如綫而徐生蹶起吳門
拳魏赤幟易漢幟恨良輔不見徐生不恨徐生不見良輔也
徐生年六十餘而喉若雛鶯靜女松間石上按拍一歌縹緲
遲迴吐納瀏澆飛鳥遏音游魚出聽文人騷客爲之愴恍爲
之神傷妙哉技至此乎一日徐生語余曰吾老矣恐不能復
作少年狡獪事得吾之傳者乃在梁溪今太史留仙秦公尊

人以新公所蓄歌者六七人是也君倘游九龍二泉間不可
不見此人聞此曲余心識之久矣庚戌九月道經梁溪適穎
州劉考功公勇擁大航西門外留余方舟同游惠山而吳明
府伯成秦憲使補念顧孝廉修遠及其子文學天石朱公子
子葆劉處士震修皆在席太史留仙則挾歌者六七人乘畫
舫抱樂器凌波而至會于寄暢之園於是天際秋冬木葉微
脫循長廊而觀止水倚峭壁以聽響泉而六七人者衣青紵
衣躡五絲履恂恂如書生綽約若處子列坐文石或彈或吹
須臾歌喉乍轉纍纍如貫珠行雲不流萬籟俱寂余乃狂叫
曰徐生徐生豈欺我哉六七人者各道姓名歛袖低眉傾其
座客至於笙笛三弦十翻簫鼓則授之李生李生亦吳人是

夕分韻賦詩三更乃罷酒次日復晏集憲使家六七人又偕
來各奏技余作歌貽之俾知徐生之言不謬良輔之道終盛
于梁溪而留仙父子風流跌宕照映九龍二泉間者與山俱
高與水俱清也是爲記

孫氏節孝里記

王猷定

杭之西湖天下稱繁麗焉予闕田藝衡誌凡杭之巷市衢陌
無不詳載竊憶傳聞者尚如許目所見當不知若何矣乃余
至杭問所爲六橋花柳與夫樓臺歌管之地已盡化爲寒烟
衰草其西半壁則爲將軍所屯開細柳營東半壁雖存又時
爲防海游兵蹂踐無論宋元遺蹟不可識卽明時諸故家大
族亦各銷沉若有若無余爲嘆息嗚咽者久之一日至將軍
所屯處見列帳參雲馬矢被野并所謂巷市衢陌亦都不可
辨蒼莽中遙見一石坊巍然獨恃有數字識其上題曰節孝
里余獨異之問諸故老則已他徙乃出而更問此邦之賢士
大夫皆曰此卽吾黨孫子宇台之先世所謂節婦孝子之遺

處也當時母以節著子以孝聞明孝宗特建是坊爲鄉里式
孫氏舊廬正當其所宇台高隱首陽固未嘗過此余輩亦畏
廝養之憑陵戒勿敢入營門乃不意此坊尚存意者節孝之
靈鬼神有以默佑之乎不然何諸故家舊族之遺蹟與夫六
橋花柳樓臺歌管之地所號最繁麗者一皆化爲烏有而惟
此一石坊尚存既非有權勢禁之使不動又非有靈奇翫好
足娛人耳目令人愛惜而不傷使非鬼神陰護其間何以常
存而如故乎同人競謂猷定宜爲之記猷定按節婦姓楊適
孫君諱玉玉歿有人欲奪其志節婦乃牽其子女俱投於河
救之得免坊側有洪福橋是其處孝子名宗敬爲節婦子年
六十餘猶嬰兒嬉以娛母廬墓三年至今人猶稱之嗟乎母
節於前子孝於後在當日已不可多得況至今日風俗凋敝
不甚難乎則此坊之不墜卽人倫之不墜矣天其必以此爲
挽回風俗之一助猷定敢不黽勉而記之

今文大篇第十四卷

西河于萊公先生鑒定

錢唐諸匡鼎虎男選

永寧于 灝尹川叅

傳

都門三子傳

王崇簡

于奕正初名繼魯字司直宛平人世強力殖產號素封奕正
生而峻潔喜讀書性孝友喪父讓財于兄弟獨居荒園治舉
子業耻勦竊為文章在諸生中嶽嶽無所讓其所交遊者皆
當世名人以故多畏惡訕笑之者奕正工為詩歌好遊名山
嘗言秋山巖靜澹峙如有道高人每于霜清木老時驅驢而
往窮巖絕岫數百里間無不周覽遇斷碑必披荆剔蘚以識
今文大篇十四卷一

傳

之或攀枯蘿踞危石踰其絕頂慨然賦詩有超世之槩當世
名人來輦下者皆知有于生與楚譚元春友夏劉侗同人尤
稱友善兩君來京師必容其園與同人著帝京景物畧崇禎
乙亥偕同人取道秣陵徧歷名勝將之楚會友夏止之遂歸
而疾作歿于金陵旅舍初于生夢與故人郭聖樸舟入于壑
聖樸先是客死秣陵者旣而夢歸見母手滌鼎三指鼎耳問
其環母答兒無環矣寤告友人曰三鼎士之祭母言非兆耶
死願擇秣陵一片地與聖樸同塋焉旣卒同人曰達哉于生
雖然死歸附于壠禮也遂護其喪歸楊曰補顧與治刻其遺
詩數十章所著金石志樸草詩與景物畧行于世于生南行
將著南京景物畧竟以友夏不果惜哉子藻能世其業同時

都人士有崔子忠黃鷲皆以志行聞

崔子忠字青蚓一名丹字道母其先山東平度州人嘉隆時
有仕至顯官者子補廕留京師遂家焉卽其祖也家故饒萬
曆間上供珠玉諸珍貨率僉京師富民辦納中官勒抑費不
貲復不時與直家以此中落子忠爲諸生甚貧于六經無不
讀得諸戴禮者尤深爲文崛興動輒千言不加繩削而自合
督學御史左公光斗奇其才置高等食餼及數試而困慨然
棄去不復應試葦門土壁洒掃潔清冬一褐夏一葛妻疎裳
布衣黽勉操作三女亦解誦讀雖無終日之計晏如也工圖
繪爲絕技時經營以寄傲人有欲得其畫者強之不可得山
齋佛壁則往往有焉更善貌人無不克肖平生不修刺謁勢

人當時貴人多折官位願與之交皆逃避不顧先是子忠偕
蔣生漁郎受業于宋公應登之門同學宋氏兄弟既貴爲大
官竝不至其門蔣生早死則收輯其遺文時爲人稱說之不
喜飲酒二三故人以文字過從談竟日不能去當天啓時闈
豎魏忠賢用事有國子生建議立祠太學約其同舍生生不
敢顯絕子忠教生蓬垢病卧以免左公光斗爲闈豎陷詔獄
迨斃而歸視人莫敢近時史公可法與予皆諸生受知于公
史公就視于獄予哭于郊幾不測子忠曰二生何愚也不能
爲魏邵之脫史弼于死徒效郭亮董班哭李固杜喬何益耶
士自四方來慕其人多謝不見人或尤之笑曰交遊盛而朋
黨立東漢之季可鑑也後果有以復社植黨言者其識力過

人如此其人短小端飭雙眸炯炯高冠草履蕭然若在世外
不知貧賤之可戚也所作詩歌古文詞人鮮知者徒知其畫
耳董文敏公嘗謂其人文畫皆非近世所常見年五十病幾
廢亡何遭寇亂潛避窮巷無以給朝夕有憐之而不以禮者
去而不就遂夫婦先後死

黃鷟與崔子忠于奕正同時知名鷟字惟梅先世爲歙之望
族父俞能文工書應中書試來京師遂爲大典人鷟生數歲
不與羣兒嬉戲長治六經子史唐宋諸大家之言無不博貫
世方尚速化之學皆以通經學古爲迂鷟所好顧若是初爲
順天學諸生兄鼎中鄉試嫉之者謗其非土著遂業太學受
知于祭酒李公騰芳倪公元璐倪公月台太學諸生數百人

課以古今之文，鷦輒居前，效其文者，率取上第而已。終不售。時文公震孟居政府，每問天下人才，倪公必稱黃生，將薦之。朝以讒去，不果。如劉公宗周、金公鉉、李公日宣、蔡公懋德，雅重其人，與之談論文章，經濟以至性命之學，輒窮日夜，尤矜細行舉動，必以禮。妻孥告不足，顧而笑曰：「吾道固如是。」客滄州時，賊兵傳城而軍，乃夜縋城過巖，圍犬吠聲如豹，從火光中匍匐一夜，走二百里，抵其帥壁。帥初不爲動，以計劫之，圍乃得解。同行八九人，迨歸止，一二人耳。甲申，客萊州聞寇變，避之勞山浮海，幾沒。平生著述盡沒，海水中旣而歸，省其兄弟，或勸之科舉，笑不答。將復往海上，忽疽發于項，三日死。鷦卓偉有大畧，每歎草木同腐，卒不爲世用。歿時年四十有九。

宛平王崇簡曰：三子者，予時與之遊，名跡殊方，而操行俱絕。所謂孤特操厲，無媿于心，放身而自得者，非耶？雖無奇詭足驚人耳目，然而生長都會紛靡之地，皆能潔身自負，無衆人之求庶乎篤行之君子矣。嗟乎！使得用于世，其成名立方優然有餘，而皆困蹶以死，是可悲也。夫負才能，節義沉淪于下，而行事不可考，或行義著聞而文藝不槩見，更歷歲時，有不能道姓字者矣。故著論如此，自三子者，歿予獨徘徊無所之。于今昔之感，何可道哉！

真定二賢傳

梁清標

太和先生者姓王氏真定人其先自太原徙居郡北之權城村世業農有隱德先生不甚識字然明敏多智平心率物人有疑就質輒立剖有爭訟先生出片言莫不詞窮唯唯謝過者久之鄉里化其風畏先生過于畏長吏顧其名不傳遠近聞者獨稱爲太和先生云時鄰郡有重獄經屢讞疑不決臺使者檄郡守更訊務得情論如法守閱牒累日夜不能得一老吏白守曰真定有太和王先生者雖布衣然持高行有聽斷才不可招而致曷以禮聘之守于是飾車馬函金幣遣吏造先生之門而請焉先生初不應曰余窮鄉鄙人何所知顧辱太守名駭觀聽乎使者再請乃許旣至以部民見守爲

磬折具賓主告以故先生令守第出訊請從屏間聽之守乃坐廳事兩造具陳已先生遂爲指某囚某詞中有間繇此細勘情僞可立判也守因更取前牒審視一訊卽服如先生言獄上臺使者驚異移檄褒美咸謂太守才能折疑獄也守喜尊先生爲上客酬以金先生辭不受乃以禮遣歸先生歸而名益著一時賢豪長者皆願見先生先生却謝不自矜伐優游里中以韋布終其身又歷數世而方山公及子紹山思山兩公先後成進士以德業清節顯今衣冠甲中山識者謂先生實開之云

史氏清標曰余觀太和先生斷獄事而重其慨也州郡吏競爲毛鷲擊斷以取赫赫之譽唯患功名不自己出土卽負材卓犖聲不出里閭泯泯以沒耳先生以布衣爲鄉人所推才具固有過人者至其立決重獄奏效長吏之庭馳聲河朔間一何偉也而太守慎重刑獄能不自任老吏又能舉賢以成太守名皆有古人之風豈獨先生矯矯可傳哉雖然余猶惜太守能屈先生而不卽薦之臺使者以聞于天子使竟其用也漢世敦崇行誼州郡有才賢著聞者其上得辟爲功曹掾屬往往游歷以致公卿列侯後世人才困于資格廉平如先生不克一當張釋之徐有功之任顧令其以布衣終老嗚呼亦足以徵世變矣然昔太原王彥方以德感人盜有爲之改行者若先生豈亦其餘烈耶

張蘭泉者真定邑諸生當萬曆時民物熙洽士人被服雍容

甚都蘭泉家貧性坦率不事生產獨好古衣冠巾以漆爲之
布袍芒履終歲不易與婦居文昌祠廡下築土爲室纔可容
二人錢米租給朝夕乃已有時或不給不顧也然勤于學問
時手一編呶唔以自樂過者見蓬蒿滿門疑無人然往往聞
歌聲琅琅出金石又好畜犬讀書倦則引羣犬撫摩豪子弟
咸笑之亦澆然不爲意客至則竝坐石堦間自爲具茗言笑
陶陶靡倦雖當極暑衣冠肅然或叩古今事慷慨論列如指
掌客輒大驚視所居處人率不堪乃蘭泉意殊適以故蘭泉
雖貧窶士之有識者顧多數數過其室與抵掌論議然卒不
一見其婦坐終日亦不聞婦聲餽以他物輒辭獨餽茶則受
之方受又輒飲客至盡客有諷以稍就功名者蘭泉笑不應

良久乃吟曰胡爲擾擾而撓吾情胡爲逐逐而勞吾生戕人
者利累人者名嘯傲天地聊以全吾形容嘿然嗟嘆而已如
是者數十年蘭泉老矣卒無子

梁子曰余少不知有蘭泉先生也間從里中父老所稍稍聞
之乃時遠不復憶其名近友人嚴蓼嶼更爲余言先生事甚
詳蓋蓼嶼猶及見先生曾數餽茗與周旋故余始得悉先生
大槩殆古之隱君子流也余嘗讀高士傳而慨焉慕之輒嘆
世無其人詎意于余鄉見之哉昔者老萊子梁伯鸞王霸諸
人皆幸有賢婦與俱故終能成其高先生生盛時處困不悔
趨然物外而婦又能守其道無交謫者嗟乎其當此不有尤
難耶袁粲過傳昭曰經其戶寂其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庶

幾先生之謂矣顧余又竊怪先生行甚高而當世無知者然則士之負奇節而名不彰如先生者顧多也可不悲哉

諸氏祠三賢傳

毛先舒

橋東諸氏之興與自通州守仲希公仲希公從孫玄振兄弟與余善嘗携余謁仲希公祠祠所祀三賢也曰職方公燮曰州守公夢環曰光祿公允修職方光祿兩公雖與橋東同先世而支稍遠然皆居武林故歿亦祠于武林北隅云職方公燮字子相州守公族父也生姚墟少負奇氣有力每植立戶限上背交其手令羣兒推下之終不能下讀書一過輒了輒棄去文章落筆數千言兩集波注腕不給書援摺古文詳確如宿構同學皆驚以爲公有秘冊時簡練陰發公笥終無所獲也設教亦不甚督諸生日歌呼笑飲已去又館食于他氏歲所遷凡四五家然被其教者多能文成高名焉嘉靖乙未今文大篇十四卷八

中進士官兵部職方司主事時戎政廢弛公數上書言兵無所回避最後自山海關上疏曰山海連接邊郡先臣徐達嘗移鎮于此實東北咽喉也比以習翫日益驕惰訓練卒伍有如兒戲小有警急則虛冒首功以敗爲勝以少爲多甚且多殺平民驟稱獻捷邊機之弊一至于此然此非獨邊帥之罪也上功者隨金寶而入則爵賞有加無所勘駁否則一月三捷不可言功而文墨之吏且撫拾微細而彈之雖有上將豈能立功名于塞外乎故關東之謠曰京師飽阿堵軍功上幕府阿堵來何稀關頭誤軍機今朝廷雖特設職方而掣于卑位又先後相承習了故事東門筦籥厥繫非細况于四郊烽候日開其萌厝火積薪豈徒曲突臣爨昧死謹上言惟聖明

裁察疏奏公卿俱動色又以簡伉迂尚書謫出佐茶陵郡公不赴任徑歸不渡江居錢唐自號梅隱謂如梅福隱吳中云數年移潮州又三年移邵武爲政皆寬簡百姓懷之以父喪解職歸里從遊益衆楚豫閩海之士皆來請傳經爲弟子公悉開館穀之當是時梅隱先生名聞天下夢環字仲希擢隆慶辛未進士高第時天子憫百姓瘵獨慎選郡縣吏故公例當得京職而出守通州二年歿于州署年三十六貧無以斂諸上官以賻來久之匱始歸里通州陳堯述公曰通僻處海上郡耳往時閭閻多不逞作姦蚕食公至按誅其豪長數人餘黨悉散落無訛法者又人死則指名其怨家殺之一當有司產立破公每片言而決而重罰其誣罔者販鹽之盜行劫

海上莫能迹公曰盜無窟穴盜安從滋盡察知其地豪大家
陰蔭盜爲主藏者治之盡法郡沿海諸堰由是無盜也治迹
如此而竟早歿惜哉公廉居官時餽兄止枯魚十斤嚴太夫
人生公時夢神人予一玉環遂以名公神倘以玉比公德而
硤硤者亦易折耶公在三諸聞名亞于職方而年位遠遜光
祿公然才器埒之光祿公者州守公族子也名允修字曾懸
中萬曆辛丑進士知襄城邑濱汝河河水數嚙城漂蕩輒數
百里小塞小嚙大塞大嚙公設法築甕城護城又築隄護甕
城隄相水以殺其強勢水維緩矣然民竟得享樂土至今人
稱爲諸公隄歷遷都水司郎中福藩之國水道經潞天津夾
岸民居稠疊而王舟雙絳國典也議者多欲拆之公持不可

議者難公公曰今天子以務安元元爲心親王誰不仰體德
意且福王至仁必不爲怫設有詰問某請獨身當之其恐碎
數十萬戶以媚藩邸負朝廷哉于是沿河兩旁置船引絳輓
舟循涯行益駛室廬竟完熹宗御極爲四川按察使奢酋發
難據重慶圍成都兩川震公叱馭疾驅至任指麾官兵殺賊
解成都累碁之危并復重慶拔其盤柢境以內酋豪無不人
人懾服每朔望羅拜堂下至數千人遷雲南右布政使又遷
左布政使是時水烏大寇復構煽邊邑擁羣盜窺馬尋蜀黔
交訌滇蠻亦乘間而發公議請借黔國兵并檄調土司大合
兵騎角攻諸寇寇窮或降或誅悉以平定兩任滇蜀武功赫
焉擢南京光祿寺卿崇禎元年致仕公與州守公雖同族望

繫姚墟然皆產於武林者也先舒曰余過諸氏祠堂謁三公像皆有異職方才奇疑或仙逝州守廉毅年不逮位光祿几平流順試亦歷職于外未嘗處中秉大也然皆以恬淡寬易有德于人其發也遠矣垂裕方大不亦宜乎

三進士合傳

臧眉錫

三進士者一爲吳公辛丑及第進士官編修卒於京一爲丁未進士嚴公未仕而卒於家一爲韓公中庚戌進士仕東明卒于任三人者俱浙之歸安人故合傳

吳公名光字長庚歸安邑之前溪人鼎革後讀書於雉之大雅堂性落拓不事邊幅當其爲諸生時曾於茗之東門見一生尪羸甚數悍吏脅之行公詰之告以遭漕故已質其女尚負百餘金解漕帥殆不免公惻然歸檢其囊得三十餘金復質其孺人簪珥幾盡成百金付之去不肯告姓氏後公臚唱歸某生於途次記公貌遂痛哭拜跪不忍去後官中秘丙午丁內艱一日出郡之東郊見漁舟羣泊於綠楊下具豆黍爲

酣飲狀公顧之曰公等樂甚能挈余否漁者笑以無酒對公
卽命童子攜斗酒與之飲雜坐於濃陰碧波間至夕春下始
散去後使安南安南故交趾地本朝來從未通一介公入境
見供帳不具一從者劉姓具千人敵色忿忿然欲就公帳中
斬其使公叱之後果成禮一切饋遺俱謝絕一小奚奴得緬
甸子數枚至途次公檢得之叱曰此安南物也何至此投之
水其謹小節又如此同里有嚴公在來其飭童僕較甚與公
生同年爲余述此事故次及之

嚴公名曾所字在來籍歸安家於雙溪其繼母爲璽卿丁長
孺公女遂家於雉父三夏公早棄世公生母姚太孺人居雙
溪歲時伏臘必親至問使不少間及捷南宮後欲徙家奉太

孺人以繼父母之廬墓在不果行然其歛歔想慕之情每形
之於寢食不稍懈公幼侍外祖長孺公尚氣節識者以爲有
外祖風云性最儉一日晏當途其孺人從簾際窺公布袍獨
敝甚一日易以新出示之公叱曰此何爲者告之故公曰吾
溪亭公向以清白傳子孫我不忍以一袍故壞家世風遂不
忍易焉湖郡故多事一僕某切艷羨之假公刺干郡倖者公
知之責其僕遣之去公嘗語人曰吾爲吏必以剔弊除奸爲
先務每嘆司李一官爲朝廷飭法紀爲小民伸冤抑綦重也
論及輒爲之惋惜公之志量如此則他日立朝之事業亦可
想見矣歲壬子卒於家其子見龍尤好學能繼其志萊園韓
公時稱其才且謂余曰汝於同年屬姻婭宜恤其孤予愧未
今文大篇十四卷十二

能嗚呼曾幾何時而萊園韓公亦相繼以沒云
韓公初名師德字貞度後夢神告之曰子紕衣人何名此遂
改名裴字晉度韓公聖開側室陳太孺人所出也聖開公棄
世時遭亂離太孺人從艱難困苦中百計教公公成名後捷
南宮其百計學老萊子以娛太孺人者備至復字萊園識者
有以悲其志矣工書法尤善作古文詞丙午鄉薦後時時過
三箬與韓使君善舍於市客有讓之曰子曠達士乃市隱爲
答曰吾左圖右史前古後今市何爲者有所得輒命其仲子
書之行篋遂滿及歸探囊中無遺貲亦咲去乙卯需次入部
買一舟集羣書幾千百卷挈其仲子苦吟至長安不稍倦性
長厚無疾言遠色從不作一忍人事秋八月筮仕得東明令

有客從東明來者曰韓使君宰戶牖事風厲絕請謁侍左右
不肯稍假辭色一悍弁以姦殺事累良善公到卽廉得之置
悍弁於法其主帥某亦奪爵去歲丁巳三月以疾卒於署云
臧眉錫曰眉錫年未彊仕而彼三君子者總卅時皆得與之
遊交最久自壬子而哭太史吳公於京邸及歸十一月而哭
嚴公於其家至丁巳而韓公視至又哭之於途嗚呼以彼其
才其志量固不足有爲於天下而或不得用或用之而不得
竟何與吳公歸交趾宜膺殊典入館宜起居注侍左右皆以
落落不果韓公治行爲天雄最以歷俸淺不果遷豈資格困
人而功名之際亦有幸有不幸耶吾竊怪夫彼三人者俱成
進士而或用或不用其抱才湮鬱有如此彼世之握瑾懷瑜

而老死巖穴者其慨憤又何如也

亡友柴汪陳沈四先生合傳

孫治

四先生者皆錢唐節志士也遭世之末流甘貧賤不厭死而後已其志潔其行方非其人雖有勢如山避之恐後是其人卽因斃卽世俗所厭棄若皆臭味焉湛深經傳深識古今成敗治亂之迹至於有明一代政府賢否疆場得失皆縷畫無遺斌斌乎用世之才也時移勢易多所論著成一家言所作詩歌皆與古作者頡頏悲夫自甲申以後或閉迹空山或閤門教授死之日大節炳然咸可觀也余結髮同遊華顛無間懼其著述斐然而子孫壁立不克付楔梓於後此亦後死者之責也於是爲之傳其大槩云爾

柴紹炳字虎臣大父祥爲御史季子樑爲閩學博紹炳

今文大篇十四卷十四

傳

父也學博死於官其兄諸生紹然同紹炳奔喪歸貧益甚遂發憤攻苦下惟舉博士弟子遂已有名先是紹炳諸兄弟之子若世臯世埏世堯等已先舉於鄉武林諸柴聲赫奕諸公間紹炳身纔四尺餘眇小丈夫耳時人未之奇也獨與陸大行培兄弟陳廷會輩友善善爲詩雲間陳子龍理紹興時見而奇之爲序其青鳳集行世旣易代遂杜門業醫然不欲與庸醫爲伍時又教讀又遠至燕京諸公卿間皆爭知柴先生而紹炳曰奈何乎乃公不有霸陵遊乎而溷迹爲歸又教讀於是論一代之典禮舉會典成書上之錯綜三禮自貞觀以下至宋儒朱紫陽陳祥道所著皆輯而論之又憫聲韻淆訛博採古詩賦有韻之文各爲釐正爲古韻通遠溯唐虞以迄于唐皆就衷焉此不刊之書也娶張夫人有同德先紹炳死有二子妾蔡所出世堂世臺年五十四死

汪颯字魏美爲人嶽崿歷落已卯舉於鄉年甚少錢進士以其初貴予以女嫁時裝贏千百矣於是錢女爲汪夫人旣相攸爲服荆布搯作又善事其姑絕無富貴容與兄伯叔姑皆無間言亡何江南北告警颯奉母渡三江躋括蒼崎嶇山障者有年母老欲歸奉養於兄澄颯念母不欲遠離子舍而又矢志不入城於是藏身於北郭窮處每聞月輿母至相與抑搔色笑一樂以此爲常自播遷以來夫人所有靡子遺矣然糠粃不厭病且死颯欲寫其形容夫人不願也日子旣隱矣妾留此形於人世何爲哉其高節如此颯喜道家言於黃庭

參同諸書有味其言之也作五言古詩有嗣宗淵明之風兄澄弟淵皆名家有一子名彰善文章年四十九歲其姪霧成進士

陳廷會字際叔父諸生祭酒陳先生向榮第三子也見時六歲始言言卽能讀書成誦九歲撫管爲作寇丞相枯竹生筍文人皆奇之少長貫穿古今意不可一世人人願交陳生者廷會不願也自素交諸人外皆謝去弘光南渡後陸大行培將殉國難盡以書籍予廷會大行旣死其夫人延之教其子繁昭凡六經子史無不曉暢其義理而參伍之故繁昭能承家學終始執節奮迹爲儒者其師廷會力也繁昭學旣成盡以父所予書籍悉還之廷會事親孝父病嘗不解帶者踰月

醫者王佑賢嘗告予曰吾閱歷人於視父母疾者多矣未有如際叔也其兄廷景虎頭燕額負奇材中道而死廷會哭之甚衰觀其私謚兄文與寒廬狀親之作未嘗不流涕也下帷教授弟子著藉者甚衆而又精通黃帝扁鵲家言能立起奇疾人爭趨之然未嘗數數應也廷會爲人嚴節概不苟取予紹興守王公以禮聘教其子謝不一見方伯 公求望顏色不得也爲文三變初事駢麗六朝已專事司馬遷長短家言後頽唐爲大家之文然非其歸宿也已未春余適在家使其門人陳大畊畏其書稽首而前囑予詳定余曰諾遂爲刪定若干卷因爲之序其秋七月死其未死也爲書以別交遊親戚於弟於妻於子於子媳於姪皆有書庶幾於全生全歸之

道無憾矣乎弟廷曾亦奇士其夫人則沈蘭先妹也有父兄家法無子以弟廷曾之子爲子曰蘊亨

沈蘭先字甸華後改名昀字朗思人稱朗思先生云昀少負材年十六受知學使者江右黎元寬名益起嗜學攻苦與諸同志切磋道義遂執經山陰劉念臺先生宗周之門事父博山母秦夫人至孝與弟蘭或自爲師友秉志不仕家貧益甚欲躬執耒耜以事親然苦無郭外田於是所至教授以束脯奉親親亦安貧樂其以道養也昀益歛華就實以考究性命爲務所輯有宋五子要言四書輯畧憫經術自漢以來各擅專家於是博考同異著七經平論又著士喪禮皆不媿爲儒者熟一代掌故原其顛末究極無遺於魏璫亂政賢人黨錮

之禍及已巳以來死事諸臣皆各條貫其事實藏於家丁巳年六十從維揚至家病死有二子毅中純中皆能刻厲苦志傳其學始余結髮與諸公友若此四子皆所爲同志者也自余以家貧出走有四方之役乙巳余在姑蘓則瀕死焉其後四年己酉余在南和則紹炳死焉又九年丁巳余滯於閩之長溪則昀又死焉於乎余皆不得視飯含而哭之已未余在家則廷會死余得定其文集又撫棺而歛之然死之逾月葬有期矣余迫於濟陰之行不得執紼從事於乎是不負吾死友矣乎迺於羈旅之暇各撫其行事著於篇

孫治曰於乎吾此四友者天下之駿雄君子也觸乎塵污之中趨邁遠引雖兩龔通隱且差爲之况瑣瑣唐紀云乎哉至

於博聞強識遠同古之作者後有青雲之士覽其著述亦當
有望洋而嘆也夫

御史陳公元倩傳

沈玠

陳潛夫字元倩錢唐人家貧瓠落日盱或不舉食然好大言
駭俗人亦莫能善喜交遊結客崇禎丙子舉鄉試十六年除
開封推官抗疏言時勢請召對不報時闖賊蹂躪河南以是
年入關踞秦中且出師窺晉而中州八郡河北未經破傷諸
持節使者皆居之委河南不守而河南村落豪傑結土寨自
固犬牙其間無所屬賊署僞官數十人真撫之人心不甚爲
用潛夫至封丘飛章上聞言河南尚有可圖之勢河北實有
累卵之危願請重兵守單懷遏賊勿使下而身自渡汴梁聯
絡號召復通郡之地疏上未及報會故將軍陳永福身降賊
子德爲巡撫麾下軍尉以其衆譟縛巡按御史蘓京去變起

倉卒人不知所爲潛夫曰此獨德叛軍未盡變也乃募民兵千人張勞軍旗幟鼓行而前請巡撫秦所式及鎮將許定國十從善等以兵會欲往招其衆設計擒德而巡撫業解任辭不肯與二鎮將遂潰而南潛夫度德旣西大賊旦夕且至力不能支奉周藩渡河封丘人涕泣襁負從者千餘家潛夫理舟楫濟之三日始畢時崇禎十七年正月也汴梁東西土寨數百相攻殺無已婁道一者最驍猾狼跋潛夫乃獨身騎率二三吏士步行從傳呼直造其營道一大驚拜跪稍如禮潛夫勉以忠義相勞苦道一叩頭聽命授以告身爲偏裨簪花絳衣遊行諸縣赫奕朝廷將也遠近山寨聞之以次爭降附於是軍聲大振聞都城陷士卒皆縞素出師邀擊賊將德於

柳園大破之會闖賊敗走秦中氣方沮喪繞河上下數百里豪傑爭來投誠六月傳露布江南福王初方經理江淮度中原不可問而自撫按鎮將以下皆鼠竄去誰復知有封疆計者及見潛夫檄大奇之廷論恢復功授巡按河南監軍監察御史潛夫入賀陛見倡議恢復之策大要謂四鎮之兵不下數十萬人而齊魯汴豫尚按堵陛下誠分命藩鎮一軍出潁壽一軍出淮徐馬首北向則人心思奮汴梁一路臣聯絡素定旬日可集十餘萬人與藩鎮之兵相援應則河南五郡可復五郡旣復畫河爲固南連荆楚西控秦關北臨趙衛上之恢復可望下亦江淮永安如因循玩廢而日吾且禦之堂皇之內臣恐江淮亦未可恃也而相君方條列恩怨急饋遺別

玉聲金色法書圖畫之真贗聞潛夫言某佯應之不爲理潛夫心傷國計之不立門戶之不破社稷將亡而羣心日曠急上疏爭之相君疾怒之凡所請兵餉乞隨征文武官吏及聯絡戰守諸大計率不相應故將許定國者棲睢陽城中殘卒千人劫掠自食潛夫謂定國懦且叵測不可任延議故留定國河干而以私親爲巡撫事事牽制之定國自以宿將不得比諸大鎮懷缺望時與與平伯高傑部將相仇殺初四鎮跋扈不臣及史可法視師激勵之稍感動而傑尤敬愛可法潛夫與深相結傑益感奮願爲前行統兵而北要潛夫與俱謂吾此行必且破潼關梟李賊之首收全秦以報天子潛夫謂傑公方出師而許鎮有二心議其後不除之不可傑曰吾直

折箠使之何害及至睢陽定國負弩矢郊迎盛宮館偉儲張延入城爲好會傑欲以信義服之駐兵城外數十里身輕騎赴會潛夫力諫不從旣就館相與揮血盟盟已語潛夫吾旦夕移營儀封先生先爲芻糧計潛夫立起行是夕傑醉卧定國引壯士刺殺之傑兵旣無主遂燔睢陽散入秦郵湖中爲盜是自無復有言西伐者矣而是時相君旣與可法嫌聞傑死心利之北向酌酒賀而獨忌潛夫持使節喜事別遣御史代潛夫潛夫適以憂去初有婦童氏詣吏自言福王妃也久相失今聞王在金陵爲天子吾亦欲南耳廣昌伯劉良佐禮送之南潛夫之歸也至壽州見鹵簿甚設傳呼曰皇后來皇後來官吏夾道伏謁潛夫亦朝之行宮而王方謂元妃旣亡

採淑女錢唐大昏禮在旦夕叱童氏妄自言抵之獄相夫嗾
臺諫交章劾潛夫以去國按臣挾妖婦嫚朝廷又指睢陽之
變爲釁起潛夫命金吾緹綺卽家逮繫下獄五月 王師下
金陵潛夫間道歸航海至會稽魯監國拜太僕寺少卿明年
王師下紹興潛夫書絕命詞携其妻孟氏及孟氏娣妾於潛
夫者也至小赭村之化龍橋拜母弟及諸親戚與辭訣拊孟
氏娣娣令先下度氣絕乃自沉時順治三年五月三十日也
年三十七弟麗明祥明皆有志節從之軍於是具柳棺
殮之潛夫爲人駿快遇事嘍喑立斷倜儻好持高節不知者
詆爲誕妄不謂於天下事能有樹也其在汴時太史劉理順
汴人也燕都陷理順死之潛夫爲建祠請蔭捐百金贖其諸
子同里進士陸培嘗以意氣發難相攻潛夫至脫身僅免及
培死潛夫上諸殉難姓氏於監國盛稱培之賢爲請謚蔭其
濶達好義類如此
論曰潛夫一佐郡卑吏當國破亡獨能聯絡所部豪杰成軍
河上氣吞虓闕又結悍將之心而願爲之用功雖無成然觀
其倡議畫策向使陶侃祖逖輩共功名安在無尺寸効哉時
運雖橫流而曰天下無才未敢信也

陸忠毅公傳

林璐

公姓陸氏名培字鯤庭號曰部婁始祖彥端公自汴州扈蹕而南十三傳至公父吉水公俱爲錢塘人公同產兄弟六伯曰圻叔曰堦與公先有聲公兒時卽尚氣決意或小忤輒流涕誓死母裘及大母絕憐愛之旣長兄弟名益著與婁東雲間倡道東南陳給事大樽嘗曰某與陸氏交如孔融在紀羣間矣公十六補諸生十七娶婦陳十八吉水公方釋褐初授永豐令豐多捕賦吉水公伏闕上書請蠲租然後到官公大母樂里居吉水公留公侍養諸父強之行曰豫章多才可求友讀書官署兄弟以書下酒轟飲暢辯聲徹垣外擊柝者遲鈴聲驚聽歲已卯歸赴省試得舉鄉公歸拜大母堂下喜曰

汝父汝叔歌鹿鳴如昨日吾年垂八十猶見汝成名國恩厚
勉之明年公成進士大母卒吉水公徒跣奔喪公亦需次還
里又明年辛巳吉水公歿於南徐公日行數百里跪柩前呼
號動地手自搏其頰頰盡腫更以齒齧臂血肉淋漓與淚俱
下左右莫能仰視公平居杜門讀書與同郡名士摩切爲古
文辭交遍海內而好引掖後進卽負才未登龍門者一郡中
耻與爲友公才高早達丰稜峻整嘗冠峩冠紗覆肩背然性
好面折人過居恒議論風生無所屈撓邪慝者見公輒屏氣
囁喘逡巡避去御史中丞潛夫陳公偶忤于俗公移書疾之
同年生姚公奇胤勸止公公弗善也嘗與陸君驤武客秣陵
弔方正學墓及徐常功臣廟欬歔久之客贈陸君弓矢陸方

賦詩公愀然曰神州坐視陸沉某鹿鹿無所樹立以君之才
當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差快人意坐逆旅日讀史酣飲經
月一夜覺身漸短可三四寸良久方能引長歲甲申逆闖犯
闕北向長號思攀龍髯其婦亟止之曰君素稱讀史不聞晉
宋間事乎猶有待未幾赴建康拜行人棲遲冷署十月副熊
給事汝霖持節祭淮藩熊負直諫聲與公談時事益扼腕明
年乙酉亂兵潰江上公兄弟奉母居鹽官公命其子繁昭從
省會稽然公遂避入黃山之桐塢經友人陳君廷會居握手
流涕曰行將別君陳君欲止公公曰卽死無益國家聊以塞
責婦勅左右守公公咲曰死豈可復生乎吾母春秋高當避
桃源抱犢耕矣闔戶自經爲客救免又一夕晨起呼紙筆冠

帶北向叩頭者五南向叩頭者三以襪繩授二僕再拜咲語之曰若屬知乃公意可便相成遂上大床坐從容就縊而卒儿上書三函一奉母一遺兄弟一別故人計公成進士凡六年年僅二十有八而死婦誓死從公自樓墜地若有神持之者又餓經旬不死姑裘語曰是天欲生汝也違天不祥乃不死公死未逾年陳給事就縛復奮身沉淵死御史中丞陳公咲携妻妾赴激湍死熊公入閩鄭逆忌公沉於海與子俱死遷客自海南來云姚公奇胤自刎其頭死矣嗚呼如四人者可稱公死友然同郡王別駕道焜聞公死亦死江東贈公謚曰忠毅而不及道焜董戶部守諭曰兩人同死豈以道焜非進士耶乃得謚節愍云

林璐曰公母初娠時夢神人羽葆鼓吹從雲際直墮入懷始生公公少時丰神英毅博學擅江右公文成四方目之曰西陵體及登賢書于太傅忠肅入夢與語語甚秘世莫有能解之者沈君鼎新暴卒而甦見公與某某方副冥司如王新建故事嗚呼忠孝人極也惟不愧乎人斯乃可以爲神烏足怪余故傳之以備修史者採擇焉

汪總督傳

方象瑛

汪公喬年字歲星遂安人性剛毅刻意砥行天啟辛酉舉于鄉壬戌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恤刑江南八郡丁卯丁內艱已巳補都水郎在道改守青州青故雄郡賦繁胥滑屬邑徵解例有添搭錢公至悉罷去永著爲令政尚勤敏案牘無巨細手自裁斷夜秉燭繼之廊廡置土銼十餘具薪米兩造自炊候鞫是非立決青人有汪不解擔之謠言聽斷明速不俟信宿弛擔也大旱禱太山雲隨馬首如幔澍雨露足人以爲神崇禎庚午上計會舉卓異第一明年登州兵變其帥下令無躡青州尺土紆道去時觀軍大璫體擬督府公獨與抗禮璫不能奪癸酉擢出東布政司叅議分巡登萊諸郡生

平冰蘖自持至是凡藩紳僚屬贈遺悉受不辭人莫喻其意及至萊城郭新破守禦空虛盡出所受資市馬募兵修濠墮治器械殘郡復完以親老乞終養歸裝惟文書數篋而已居父喪復起備兵河東戊寅詔廷臣舉邊才先大父時爲禮部薦公長才真品操守無玷陞叅政督學陝西崇正學絕竿牘秦人至今稱之庚辰大計治行又第一辛巳陞陝西按察使時巨寇方張歲復大稜公憂甚給贖緩積穀平糴勸秦藩督撫以下及巨室協助全活億萬計夏特簡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未受敕聞李自成將窺關率諸將趙大胤等赴商洛與士卒露處設險堵擊八月返西安未旬日張獻忠寇郿西亟移駐山陽遏之九月總督傅宗龍敗沒關中大震卽軍中以

公爲總督代之當是時寇逼門庭悍帥不率命宗龍全軍皆覆而餉竭兵虛所向奔潰無固志中外洶洶無能爲朝廷設一策者公雖以清望被命一歲數遷然三秦之勁盡矣時敕印未至卽舊署調固原臨洮及團練總兵賀人龍等三鎮兵臘月騎始集簡兵糧儲爲進討計而兵部促出關至再乃傳檄米脂令邊大受發自成祖瑩得一蛇斬以殉壬午正月誓師赴河南至潼關諸生迎謁公慷慨曰吾本書生蒙恩至此自知此行如以肉餒虎然不可不出以持中原心脫不幸惟有死耳聽者皆泣下時賊圍總兵左良玉于郟城縣輜重屯襄城公計搗其巢留步兵火器營于洛陽精騎倍道兼進二月抵襄城賊憾公之發其祖墓也舍良玉以數十萬衆逆戰

人龍等三帥未陣先奔諸軍大潰公仰天曰此吾死所也率
標兵千餘入襄城拒守城無守具賊鑿城爲穴置火藥其中
火發城裂名曰放甕公令城中穿井隨賊所鑿以利刃刺之
賊死甚衆凡七晝夜火藥矢石皆盡援兵不至賊覘公燾所
在舉礮擊之雉堞盡碎左右泣請公避公怒以足蹴其首曰
汝畏死我不畏死也復揮拳折其一齒守益固俄大雨雪城
崩公腋中流矢帥副將黨威等巷戰手馘數賊被創引刀自
剄未死賊執詣韓家莊大罵不屈賊怒割其耳鼻舌乃死邑
人劉漢臣收其骸瘞莊後賊退改殮面如生事聞遣官獲櫬
歸公生平清苦自勵蒞官祇二老僕隨行所屬供帳悉叱去
其去青也青人尸祝之與范文正同祀以所撰訓民書供案

上公時尚無恙民有疾病疑難顛之輒應庭有木如槁郡有
大慶則榮祀公之歲花實纍纍人至今神之公一子天以從
孫滋慕爲後補諸生能文亦早卒從公死者監紀西安同知
孫兆祿材官李可從襄城典史趙鳳豸守將李萬慶中軍黨
威副將張國欽張一貴馬某賈某等十餘人兆祿鹽山人可
從蓋屋人威神木人嘗與趙大胤等擊賊于西維峪禽賊首
竇阿婆萬慶卽降將射塌天城破皆不屈死賈某潰圍出西
南行至令武山下陷澤中亦戰死

方子曰總督與先大父同庚同學又同舉進士余兒時猶及
見之豐髯偉貌有膂力時天下多事公丁外艱歸葛巾布袍
引強弓習射慷慨自命嗚呼豈意其果死哉夫士有幸有不

幸使公生承平時清操介節何讓海瑞軒輓乃時事已壞非人力所能支出師未捷身死疆場悲夫

今文大篇第十五卷

西河于萊公先生鑒定

錢唐諸匡鼎虎男選
漢陽張世任莘田叅

傳

于清端公傳

毛際可

皇上御極之三十八年省方兩浙觀察于公蒙 恩賜稠疊
且 親洒宸翰榜諸政事之堂兩浙人士踴躍稱慶而黃髮
耆舊謂公王父清端公當年榮膺 聖眷先後一轍際可向
觀察索遺集讀之則今相國熊公已誌其墓冢宰陳公復爲
之立傳兩君子於際可爲同年皆以文章名天下然誌銘體
尚簡嚴而家傳每不厭詳悉娓娓至萬餘言竊不自揆謬加
今文大篇十五卷一 傳

纂輯著爲傳畧以志景行之私云公諱成龍字北溟晉之永寧人以副榜官羅城令邑多烟瘴兼猺獠雜處爲患或勸以中道告歸公曰東西南北惟君所使如若言則羅城竟可無官耶抵署僅茅茨數椽二僕邁瘴疾死其一後亦告歸顧影孤子曰食粗糲晚酒一甕以四錢爲率并不設匕箸也一意與民休息編置保甲烏言椎髻之衆皆欣然聽約束卽隣狃之爲寇患者亦悔罪還所侵掠以餘暇勸農儲粟興行教化大吏方舉公卓異而公秩滿遷知合州矣羅人泣送至數百里外一瞽者獨留曰公橐中裝恐至中途而竭瞽星卜取給可爲行糧助也後竟賴其力得達合州清操惠政一如羅城時未幾用前卓異陞黃州同知撫軍張公朝珍雅相器重令

攝武昌篆值滇逆叛兵事皆倚仗公復以卓異擢武昌知府檄公往軍前造橋橋成而水漲復壞遂以罷職會有東山之變撫軍曰非君莫可辦賊聽以便宜行事先是妖人黃金龍匿黃麻劉君孚家得滇中僞劄潛結河南江西大盜號稱十萬而君孚向嘗居門下服公威信公單騎從一鄉約往傳呼曰太守來活爾山中人君孚竄伏山後而令甲士設弩以俟公直入廳事索水滿飲隨躡睡榻上旣寤因謾罵曰君孚老奴何堅避乃爾豈有客至不設酒脯者君孚遂出見泣訴盡降其衆後并獲金龍斬之撫軍上其事再命知武昌府已而湖北復亂調守黃州時援兵悉隨大軍進勦黃州守備單弱議者欲退保麻城公曰黃州爲湖北咽喉誓死不去然坐以

待斃不若相機進勦可以僥倖圖存遂率諸生吏卒并召集鄉勇勵以忠義礮火燎鬚不爲動陣俘渠首何士榮等取脅從名籍立焚之衆心以安出軍僅二十四日不費公帑用鄉民數千人破賊數萬以功陞江防道遷福建按察使當閩叛新定數起大獄公所平反甚多仍下令募贖難民其小兒女不能歸者養之署中每退食羣兒皆爭索果餌以爲歡咲俟稍長俾還鄉里及期遷布政使力請於王免鋤夫月以萬計收兌軍餉正額外不增銖黍大計舉清官第一 上謂如成龍者方不媿卓異二字隨命開府畿內嘗請 陛下見 天子知公清忠而魏公象樞復言於 朝有帑金鞍馬之賜并御製詩及 御書命閣臣宣賜會宣府歲稔公發帑勸輸飢

民賴以全活繼而總督兩江境內望風震栗遇白髯偉軀者輒心動疑以爲公公亦數微行以實之而公益自刻苦有于青菜之謠更嚴勅學政課士講約并靡麗之俗爲之一變豪右多所未便爭構爲蜚語以撼公公畧不爲意迄巡海歸遘疾遂端坐而逝床頭惟綈袍一篋鹽豉數噐而已哭奠者市肆爲空所在各建祠以祀計聞 賜祭葬如禮謚清端復親撰碑文以表神道公善政不可枚舉而發奸摘伏尤禱如神黃州大盜窟宅野廟中公敝衣願入爲伍變姓名曰楊二旬日內盡得其行劫狀密召捕役擒之盜聞捕我者爲誰役曰二府于青天也及進見卽入夥之楊二盜叩頭服罪公下堂酌酒遍飲之曰念廟中一日之雅聊以一樽訣別耳特欲

免汝曹於刑戮昇棺至悉活埋之又營弁有弟夙無賴適遠歸而是夜軍餉盡劫執弟首官拷掠誣服連引惡少十餘人問其賊皆曰糜費已罄公偶以事謁撫軍語及之公曰餉銀數千不應遽盡撫軍曰吾固疑之煩更爲一鞠公秘其事越二日引衆囚至卽破其械復命曰盜案無一人真者已盡釋之矣撫軍厲色曰然則真盜安在公指麾下校曰是卽盜窩餘盜皆進香木蘭山行且就縛耳及獲盜并訊之賊果匿校家封識宛然至公廉介出於天性在羅城時困頓備歷猶金之百鍊而益精故垂老不衰云毛際可曰公爲魏公象樞特疏所薦輿論翕然真大臣以人事之義也憶戊午際可應文學之徵蒙魏公延飲邸舍曰吾性迂僻雖大君子官吾地者從不以杯酒爲餞念君輩數人雅稱廉吏且旣已解組入都卽非現任故破例一叙并述公之治行甚悉可爲後來法際可知已之感念之至今猶耿耿而尚以不能一見公爲憾也乃觀察蒞任吾浙清節矯然允矣克繩祖武也哉

顏氏二烈傳

屈大均

子與顏夫子第六十七代孫光敏交好得聞復聖後人其
生曲阜者自崇禎以來有光敏之大父河間知府胤紹生
漳浦者有鳳陽知府容暄皆能以死勤事爲封疆義臣乃
爲作顏氏二烈傳

顏氏二烈者一曰胤紹字賡明顏子六十五代孫曾祖重經
祖從麟父弘化皆以齒德爲林廟舉事胤紹少孤讀書自振
拔崇禎四年以進士知縣鳳陽加意綏來一年而戶增萬餘
尋調繁江都會流寇窺揚州急胤紹與叅議鄭二陽知府韓
文鏡治兵修城爲戰守計賊知有備不敢逼上降勅褒之云
廣陵南北咽喉江海魚鹽爲軍國藏府資爾綢繆幸以安輯
今文大篇十五卷五

傳

其自此廣陋巷之業究爲邦之譜朕於爾有厚望焉欽哉九年分考南闈得吳易胡士瑾兩人後皆以起義死人以胤紹爲知人行取入都累試當改官翰林時武舉陳啓新者以言事稱旨爲吏科給事中夙慕胤紹名欲與結納上方諭百官戴煖耳百官以貂啓新獨以布絮上問之曰臣不通請謁故貧胤紹以其面欺受謁卒不報啓新憤怒遂劾行取諸員多大吏私人俱罷歸胤紹亦左遷廣平經歷會敵兵大舉入關所向摧陷畿輔間日相驚擾吏部請以某爲邯鄲知縣上曰邯鄲畿南重地非練習兵事者不可因問前守江都者安在遂補邯鄲時胤紹已棄官歸里聞命瞿然曰吾向過邯鄲其城一土阜耳無長吏必不能支是我負朝廷也卽日促裝就

道集邑人士城陴誠之曰吾晝夜兼程期與趙人同死今聞敵兵違城尚可四五十里倘邀天幸假以三日訓練則此城可保無憂但與諸公約須按軍法而行違者立誅衆皆稽顙許諾卽夜部署守禦又募勇士數十人以原守備張執瑋領之開公帑取金賞賚守者不從胤紹曰此城失守府藏尚爲朝廷有耶竟出金易錢萬緡一夕而盡夜有兩生員以索繫堞胤紹拔佩刀斬兩人頭以徇衆皆悚慄用命越三日敵至驚曰向過此城數里已聞人譁今惟有雞犬之聲城中其有異人乎留攻三日不克執瑋乘間數出多所殺傷敵遂解圍北去時臨洛沙河俱陷羣盜乘機竊發焚掠村墟執瑋往擒數人其一入瞋目箕踞曰吾高總監部兵也胤紹鞭之至百

列其狀以聞幕府時高起潛握大將軍印總督諸軍稱督師
總兵官皆戎裝披執以見軍氣爲之不揚其部將侯拱極者
與敵鏖戰敗績起潛遂劾胤紹阻撓援師以致轉戰墮敵有
旨勅撫按嚴訊邯鄲民空城出走將詣闕極陳督師欺蔽狀
胤紹力沮之撫按屢爲覆奏始從薄譴鐫三級除守城功不
叙執瑋亦被笞辱胤紹罷歸會真定西山多盜以趙王命往
捕之擐甲將戰賊曰聞顏邯鄲且至今安在乎胤紹自指曰
顏邯鄲至矣賊皆投戈下馬曰我曹恨不生爲邯鄲民公至
必能活我一時降者以千數數曰賊平以功除河間知府十
五年閏十一月敵兵再入抵河間急攻胤紹縱火具焚其衝
梯會風反吹火延燒樓堞城上人多死胤紹知不可支歸署

集家人一室環薪焚之火烈胤紹衣冠北拜躍入上聞嘉悼
不已子伯璟字士瑩當河間陷時與弟伯玠在兗州敵至亦
登陴拒守比城陷伯玠掖之以行伯璟曰同死無益弟亟去
猶可生存也伯玠不肯釋手伯璟給弟他顧自投城下伯玠
俯視慟哭矢及其身而卒伯璟仆地傷左足邏卒得之見其
修髯廣頤狀甚偉不敢加害車舁以告其帥帥驚曰吾畧地
以來未嘗見有此人問之則復聖之後遂延之坐留帳前聞
有一婦爲邏卒所驅不肯行卒反刃擊之臂折猶罵不已卒
殺之於顏牆下有媼過之指曰此顏氏婦也伯璟曰得非吾
之婦乎請於帥至顏牆下視之果然蓋刃傷四日矣息猶未
絕蓋魯府鎮國將軍願整之女封縣君朱氏也伯璟曰念其

父帥曰兗州破時河間之陷一月矣伯璟聞之長號力請于帥帥護之出營積日不食或爲盜賊所執慷慨與語輒得釋卒達河間哭其父盡哀初胤紹之自焚也幼子伯珣年六歲其僕呂有年奪之出火途中被流矢死伯珣走匿民間得免伯璟旣拾父遺骸訪得其弟與俱還一時論者以胤紹死于忠而伯璟幾死於孝乃朱氏抑又烈婦也昔唐天寶河北之亂常山太守杲卿死之子泉明收其父骨東京行求宗屬先姑姊妹而後其子今胤紹伯璟父子間其行事一何相類也一日容暄字泰屏以萬曆庚戌進士知府鳳陽崇禎五年賊張獻忠陷鳳陽容暄端坐堂上弗爲動賊至大罵被殺其首墮地猶繞柱行十餘步至川堂門觸闕乃什門子某陰藏其首賊退出而殮之或曰當賊退時新知府至任天陰雨濕輒見簷下一青石隱隱有人卧形澣之不滅左右有告者曰此影曩時未有當城陷時太守顏公被賊不屈賊怒笞之簷下此或其遺影也新知府因以此石葬之號爲顏太守影石之墓野史稱賊陷鳳陽容暄囚服匿獄中賊釋囚得之杖於堂下而死然胤紹初爲鳳陽知縣與容瑄同城及調繁江都而鳳陽陷使人覘之得其實蓋以不降被殺云

黃孝子傳

徐元文

黃孝子名向堅吳縣人也其父孔昭以乙科選爲雲南大姚縣令崇禎癸未挈其室朱氏從子向巖暨一婢以行越二年逢鼎革之運雲南以道遠阻兵大姚家信不得通孝子思其父母食不甘味卧不安席一切耳目嗜好之事悉皆屏絕如是者七年不衰順治辛卯臘月聞天兵定湖南收兩廣滇黔有次平之勢孝子遂裹糧躡屨拜墓別妻子以行過辭其友生某某方賽神爲劇戲謂孝子曰吾知子以思親不近聲樂然今日所演爲王孝子汝州春店一劇子尋親遠行過我適值之此佳兆也不可不觀因拉之入座演至母子相會孝子歔歔而起其日附舟以南道武林沂澱水下信州由撫州達

臨江涉袁州醴陵界渡湘江息足於湘潭五日由湘鄉絕江而西上寶慶歷武岡之高沙展轉於沅靖之地至晃州更西三舍則列柵如城戈戟森立空際懸五石鐘過客有近柵者守兵卽撞鐘致詰孝子旣吳音加之短髻窄袖故致詰尤屬良久啓柵納之攝見兩鎮將給以驗票然後得去蓋是時義王孫可望尚未歸順方迎致故籓改安隆所爲安龍府指以駐蹕而自建王府於貴陽凡諸逆命者皆附之晃地爲入黔門戶故設關列汛之嚴如此明日渡江宿清浪又明日宿焦溪踰雞鳴關宿鎮遠又踰紫岡油柞諸關宿偏橋衛從新添龍里清平入平越三日及貴陽城卽可望所蟠據也自武岡高沙市至此陸程凡一月餘時已壬辰孟夏矣入城告驗王

府前兵衛填咽日旰不得前有新安程姓者爲指示之且覈大姚履歷相告於時孝子始知其父以丁亥解任則甚喜由是徑威清道平壩過安順安莊越關索而下喘汗欲絕者數矣凡四十三盤始達山麓而值安西兵過愈業業然信宿次盤江渡鐵索橋上安南老鴉關過廣文錢君士繡於平彝衛錢君者鄞人亦以乙科尹陽宗落職補是任爲孝子言大姚事甚詳且止之宿於時孝子始知其父寓白鹽井則益喜翼日宿霑益之交水城一程至曲靖又一程抵小關嶺歇楊林復四程入雲南省省故黔國世守處時雖受制孫氏其官府舊制尚存焉出昆明驛過安寧由祿豐達黑鹽井晤王君用賓大姚乙酉分校所得士也遣騎送至琅井道定遠踰諸葛

嶺抵姚安中宿至白鹽井亟覓其父寓及門見曩所携婢蓬
首兀坐熟眎連呼而入曰公子來矣公子來矣其母朱孺人
驚疑未信則孝子已至堂上時方五月南方暑氣早亭午父
困睡未醒聞急呼驚起欲問則孝子已至室中孝子且拜且
哭父母亦哭既而撫其面目視其衣履顛悴弊裂則父母更
號慟不能自止也其時從弟向巖方負薪歸聞室中聚哭却
立不敢進父呼而語之故始驚喜入拜而繼之以泣焉白井
邑里故小又亂後居民不數百家聞大姚之子自吳中來莫
不扶老攜幼趨觀於庭相與歎息咨嗟多有垂涕而去者居
數日孝子晨起肅衣冠跪父母前以東歸爲請父曰吾不得
上先人丘壟於今十年豈須臾忘歸吳者顧吾宰百里於此

今雖身在事外而安龍未滅依然故國也吾忍遽舍之去乎
且兒萬里孤行乞食而至吾四人淹恤於此徒藉門人寮友
之餽寧有餘貲及此已矣勿復言孝子再四諫終不得命因
嘿計道路開通未可期而親年日老吾將遍謁吾父門士俾
合辭以勸且集貲糧焉諸門士之立言有序而貲糧又具或
者吾父聽許未可知也爰以六月初旬告行之南安謁鮑君
一鯤語以故鮑曰某寧不樂師之留而子以尋親遠來義不
得辜此意子第還某等當有以處此已而之鶴慶謁孫君士
勅劍川謁巖君佩祖鄧川謁趙君珣其言悉如鮑君九月孝
子還白井不數日諸門士皆以贐來登堂告曰師之不樂言
歸固也然已無官守歸亦何害家叅政之故里豈必異陳丞

相之占城而不卒成孝子志乎大姚始尚猶豫終更豁然允
行孝子聞之而後志可知也壬辰仲冬四日發白鹽井以籃
輿舁二親而身與向巖徒步隨之取姚安故道而行崎嶇山
谷間八十餘日始達黔之普定則癸巳二月朔日也其時滇
人之寇蜀者方爲天兵所碎而安西先所出兵亦以桂林衡
州兩戰見忌孫氏斬其褒封盡棄諸軍而奔故劉李西歸之
卒塞道而可望盛氣犯楚亦以其時東下孝子自普定奉其
親輿行馬足間七日慄慄無寧晷至威清愈甚乃迂道出思
道間行五十八日而後達於寶慶之邵陽又四日至藍田鎮
始舍陸從舟出湘江道岳鄂由大江以達於吳計孝子往還
凡周行二萬五千餘里云後十有餘年浙有錢美公者卽孝

子所遇陽宗令士繡之子也嘗痛不得迎其父歸里顧宥佚
好與諸酒人遊一日觀劇亦值汝州逢母事作而曰我安得
爲此乎時黃孝子傳已盛行坐中因有誦之者曰子弟不爲
耳吳之黃某艱難萬里奉其親而歸傳中載與汝父相遇其
言固歷然也美公涕泣索觀之次日走吳中備詢其實且問
津焉其年遂入雲南適陽宗已卒後母滇人依其家以居所
產二弟亦安之美公請偕還不可遂奉陽宗之殯以歸浙東
稱之爲錢孝子以與黃孝子相配焉論曰余歷觀史傳所載
李信求父於海外庾道愍尋母於交州呂向朝還忽逢其父
路隋和敵始奉親喪之數人者或求之不得或不求而得之
或得之而終天抱痛悲欲養之無從其克副所懷獨呂向耳

然史皆艷稱道之以爲世勸况向堅間關他國出入鋒刃併致二親娛侍逮二十六年之久者乎一夫行孝而隔江千里卽有聞風興起如錢氏子其人則忠孝節廉固不患無同心之助而世之人猶恐以獨行違時畏而勿爲焉何也

郝生忠義雙節傳

魏裔介

郝生名奇遇字會明世居栢鄉城南之西汪里優游農畝無心仕進涇涇自守時人未之奇也及崇禎甲申之春逆賊李自成自秦入寇破榆林陷宣大賊臣投降者踵接肩摩三月十九日遂攻陷都城崇禎皇帝身殉社稷自縊於煤山中宮與公主皆死邇時賊官賊騎充河北拷掠衣冠囚虜紳士文臣如范景文倪元璐等仗節死義然望風屈膝因而爲賊牙爪腹心如宋企郊楊觀光者不少武臣中獨有宣大總兵周遇吉血戰不辱餘則賊未至而納款秣馬勵兵爲賊前驅者不可勝數嗟乎明初當靖難之時方鐵諸臣視死如歸揆之史冊何其烈也不意豢養二百八十年而節義隕壞賣國喪

君何其辱也郝生實痛且憤念笄笄一書生旣不能爲程嬰
公孫杵臼之行又勢寡力孤不能如駱賓王倡義討賊之舉
乃謂其妻趙氏曰我欲死義爾其能從乎且死者人之所難
亦非兒女所辦爾其勿阻吾事妻曰夫子將蹈高節妾敢以
身辱請先之其夜卽飲藥死郝生不舉哀不成服次日昇而
瘞之祖塋之側令兩弟召其親舊與之永訣且散其家所蓄
衣糧以爲殮具親舊咸止之且爲解曰昔衛孔悝之難子路
欲死子羔曰政不及已不踐其難今以草茅賤士而捐驅殉
國勿乃爲名乎郝生悵然曰嗚呼是何言士固有志身死則
心安且吾將以媿今之士夫懷二心而事其君者也或又以
無後爲言郝生悽然曰忠孝豈能兩全哉吾志決矣衆知其
不可回同兩弟更番坐守生舉動談笑如平日旬日後防衛
稍疎遂飲藥以死鄉人義而共殮之啓妻之穴窆焉邑人趙
公致爲之志余因而更定撰次其實捐貲樹碑於道左曰郝
生忠義雙節墓

湯母傳

孫奇逢

湯母睢州湯子斌之母也母當崇禎末年逆闖肆虐所至攻陷城邑母義不受辱罵賊死逾七年提學使李公震成檄守吏建祠於睢州春秋致祭又二十年巡按御史李公粹然疏其事於朝表其門曰節烈子斌由翰林院檢討兵備潼關贈母恭人君子以有斌爲之子故稱曰湯母云母睢名族父聚所公尚敬邃學篤行與湯豐齋公游好時命式公祖契方幼與論經義奇之遂許字焉母生而端淑有志操讀書通孝經及烈女傳年十三喪母褚哀毀備至十七歲歸命式公言動舉止皆準禮法豐齋公夙疾母治羹理藥惟謹病亟目不交睫者四十餘日及歿含殮皆身經理必誠必信親黨謂母

嫻於禮湯固世胄後家漸落堂上甘旨之需嘗鬻簪餌市之
值歲祲躬咽糠粃子斌見之戒勿聞大母恐傷老懷也命式
公性豁達喜賓客常儲美醞以待每出遊梁宋間數月不返
母持家務姻戚歲時問遺不廢素善病一室蕭寥見者難堪
母獨怡然崇禎庚辰中州大亂李自成擁衆數十萬縱橫開
歸間兼頻年荒旱飢民相率從賊母嘗對命式公曰身為婦
人事有不測斷無苟全之理姑老子幼請以一身謝夫子矣
明年爲女治嫁斌年未弱冠亦爲受室壬午三月賊潰西華
先令斌從伯父賁皇公讀書城北村舍倉卒聞變城閉不得
入母向人曰遣之意固有在來則俱死無益爲語吾兒善自
立身勿忘母平日言也未幾城陷遂整襟經於梁家人解之

復入井家人又出之母怒曰若教我偷生乎賊至而不死非
節也死不以時非義也於時賊已環至露刃相向母厲聲罵
賊遂見殺顏色不變賊嘆息羅拜時崇禎十五年三月二十
二日年三十七睢城殉義者縉紳則通政使李公夢辰閩閩
獨母爲最烈比後遇忌辰陰雲四合悲風夜鳴居人傳其期
比寒食云

歲寒老人曰余來中州詢甲申大難事輒知母節烈狀嗣兩
河人往往稱檢討之賢檢討狀其母有曰斌初就外傳歸必
課所讀書一日出城外抵暮歸母端坐不食切責之曰汝年
少而樂嬉遊吾將何望嗟乎湯母可謂教子明大義者也成
其子爲名儒復能致命于喪亂之日世之男子自稱問學所

遇稍殊輒爲改易者視母亦可以自勵矣

臨海馮氏雙節傳

黃與堅

刑部左侍郎馮公甦其祖母陳太夫人二十九而孀六十而卒其母戴太夫人二十三而孀六十九而卒兩世貞節以康

熙九年奉 旨旌表同日棹楔臨海士庶聚觀歎息其族子

繪圖以傳之時公守楚雄祖母已卽世僅母太夫人從於官

圖至滇適 覃恩馳封先後至公偕其夫人左捧 誥右齋

圖長跪以進太夫人肅容受冠帔望 闕叩恩畢次第展玩

悲喜并集雄之薦紳暨父老因太夫人知其姑太夫人皆翦

講鞠脰以爲公慶於時國史郡志大書特書自兩浙迄滇南

萬里無不知臨海之有雙節者亡何公乞養不得乃遣其家

人送母歸又道阻兵不得去復回至滇而病卒公僅營淺土

隻身歸 天子嘉公行義擢今職公之於忠孝也兩盡矣顧
公自念祖父墓皆在臨海石門山之原而母喪未耐葬當母
屬纊時視而不瞻公辨踊呼曰兒苟生不力圖奉母窆先君
兆次者死無以相見目乃瞑今西南漸削平公志猶未展指
膺洵涕追念其先德有彌切者以兩代行實示與堅屬爲傳
謹按而書之曰陳氏名珍禮部郎中陳公錫孫女適河東鹽
運使馮公學易之季子元鼎少聰慧聆父兄所讀書卽成誦
因授以經史日流覽數千言已歸馮以詩文互酬和里中艷
稱之甫十年元鼎卒家被盜母叱曰財物任所取惟勿犯我
良人柩盜擊母首傷仆地卒守夫柩不肯去偶被疾不服藥
曰未亡人少需耳奚以乞活爲三子皆穉幼苦心搏力至成

立其仲子繼祖娶戴氏名唐徽卽以子受封與陳母同以節
受旌者也娶踰年繼祖患痘卒甦生甫數月其族起構釁勢
洶洶母撫孤泣曰我視此身如敝屣所以忍死者爲馮氏一
息耳襁褓中拊恤備至迨忘寢食稍長與節母同以書史口
授之顧家益窘乏不自給內兄弟爲畫計鬻簪珥得數金於
郡別置宅售所居得三十金貸於人歲得粟數鍾辦饘粥餘
惟躬祗織以十指力爲甦誦讀資而已甦感憤奮於學戊戌
成進士辛丑除永昌司理歎曰昔劉夢得謫播州柳子厚謂
非人所居無子母俱往理今金齒踰播二千里我敢舍母而
去乎母曰九泉之下望汝何若奈何以我故自棄我雖老尚
能從汝行因偕發達永昌歷十餘年甦遷澂江守移楚雄滇

人人感甦德而又爲推美於節母母旣身受旌封兩大典而後考終於官舍嗟乎母節固章章而以觀公之致力於親也可謂之至矣當其初兩世相依倚卒乃不得已至離居一時此儻之苦有若天降割而倍加創痛者母歲遣公定省以衣履食物進必涕泣以送公陳太夫人一見公亦必泣問母安否時旁人見之且嗚咽况公乎公至今追道之淚未嘗不蘓蘓下也兩太夫人志逾苦節逾奇四十年幽貞自矢至公服官之日始膺天寵而母當畢命時復遭大亂死生淹恤其中自有未能釋然者可哀已時聞關阻塞假使公縉戀其私濡恐不自決何以成母志公乃捐妻子奮然脫身歸非計不返顧以承志爲大者能若是乎與堅竊讀陳太夫人繡佛齋諸

草深有歎夫馮氏閨閣之內能以文章著稱於世公纂承前緒屹自建立而復以至性强力振拔於干戈搶攘之際知公能追維母志獨行其難而益以知兩太夫人之始終鏃礪以忠孝貽謀於孫子其尤可紀也謹次其槩而系之贊曰天緯芒芒俯其一視九土何從以徵閭史輶軒采風錫羨并至雕鐫琬琰有暉姓氏寵命紛馳千夫歎咨惟姑與息咸爲母師瘡躬勵志繫惟文詞嬰媿一子吟霜撫之云何騰仕絳旌金齒密箐荒微載從一紀母其愉哉時不我竢象服魚軒弗稔而止蠶茲蠻方燿火披猖旅襯已矣曷其蒼黃不顧而北重趼裹創大孝純忠表於帝鄉鑑以磨瑩鋒以淬利蹈此百艱一誠乃致煌煌在天臣子大義瞻茲九京庸告罔媿古亦

云然寒風凱泉疇無顧復敢忘悄悄感厲寰區允矣萬年陵
谷何如質之簡編

王氏五節烈傳

湯斌

山東新城王氏有烈婦三曰孫氏于氏張氏節婦二曰張氏
高氏孫氏者浙江布政使象晉之冢婦生員與齡之元配也
崇禎壬午十二月朔大兵破新城家人勸避匿孫氏曰婦人
非傳姆不下堂我未亡人也有死而已遂投井死越三年甲
申李自成陷京師則有于孺人隨侍御公與胤夫婦殉節之
事時侍御方以建言左遷家居聞變以死自誓或言公無封
疆社稷之任可無死于孺人獨不言旣而曰妾從君稱命婦
矣君爲忠臣妾獨不能爲烈婦耶遂登樓相對自經死子士
和泣曰父死忠母死節兒何心獨生亦自經於其旁而士和
妻張氏先於壬午城陷自經死壬午城陷時王氏父子兄弟
今文大篇十五卷二十

殉難者曰貢生與朋與其子舉人士熊生員士雅士熊妻張氏年二十一士雅妻高氏年十九兩人同矢志守貞事孀姑盡孝兩家皆名族高氏尤貴盛布衣糲食有人所不堪者紡績自給嫺黨罕見其面惟元旦一出拜家祠而已湯斌曰新城王氏簪笏盈庭以文章勲伐著聲當代者踵相接矣侍御公尤以忠烈著一門之內子孝臣忠可謂極盛而闡範尤焯焯如此豈正氣偉節有以相感耶抑家法之浸漬有素也孫孺人爲婦爲妻爲母皆有法則侍御公歷官清白家無長物于孺人儆戒之力居多世固未有平日不能盡道而能自靖於患難之際者也張孺人以少年慷慨殉難兩節婦貞操久而彌堅尤人所難者士君子立名砥節嘗壞於因循卽或勉強於初年而不能不渝節於末路吾故合傳五節烈爲世示法焉

泰寧三烈婦傳

魏禧

嗚呼自甲申之變烈皇帝身殉社稷皇后從天子死一時若馬公世奇汪公偉陳公良謨皆妻妾同時死節而海內通都大邑下至窮僻鄉婦人女子守身不辱視疆死如歸以禧所見所傳聞不勝紀吾寧都蕞爾邑有若職方主事彭錕妻李氏城破同夫自經死東門曾氏一門三烈婦禧再從姨葉芊妻謝氏給賊自搤其喉皆禧所親見他或名氏無所考或久失其傳嗚呼二南之化亂離板蕩之日抑何其速且遠也節義之故夫豈不以一人哉禧讀新城孔鼎紀泰寧李氏事最奇特其二妾從死甚烈作三烈婦傳李氏者逸其名及其家世蓋泰寧縣諸生廖愈達妻也好讀書通詩書大義愈達嘗

學制舉業寒暑每旦至夜分不少輟李氏辟纊以待然嘗有
不豫之色愈達怪而問之數不應久之目愈達曰君尚無子
子與科名孰重愈達憮然於是勸愈達納汪氏女爲妾數年
又無子更爲娶張氏而愈達益事制舉業不樂家居築別業
於隔河石壁下李氏每女紅間則持女孝經及女小學正席
南向坐二妾坐東西向爲講章句大義旁及古今貞淫善惡
感應事二妾通當日供茶果餌以爲常愈達一日自別業歸
聞講書聲壁戶外竊聽李氏則教二妾識仁字語諄復不休
已愈達入而咲李氏正色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毋求
生以害仁歲丙戌愈達挈家避亂石輞之新塘坑於寓室得
國變錄一冊愈達取閱之瘡作中止李氏乃盡夜讀至竟明

日呼二妾告曰予昨夜讀國變錄甲申三月十八日簡討汪
偉知京城不守誓死爲厲鬼殺賊夫人耿氏曰妾則請從十
九日聞城破耿夫人執榼承飲請偉共酌畢五拜起偉縊於
右夫人縊於左夫人旣引頸就帛忽顧偉曰雖顛沛不可失
夫婦之序乃皆出帛易左右位縊以死李氏語至是哽咽不
能出聲淚落如雨二妾亦相持悲號主人婦疑愈達妻妾失
歡競來慰藉卒不知爲何事八月三山太守九月初三日敵
兵逼新塘愈達携妻妾同鄉人夜走南石砦砦素號天險四
壁墻立遠近薦紳富人處其中明晨敵兵前後攻砦門甚急
砲聲震天地砦中人欲竄徙他去愈達亦率妻妾至砦口則
萬人奔擠不得下李氏謂愈達曰君何必出砦門出砦門者

吾三人事耳愈達曰汝輩顧得出未及答羣呼兵自後門入李氏卽從砦口展兩手投厓下愈達旣已無可奈何更携二妾奔別厓岩中岩多刺棘男婦數十人先伏處未幾搜牢兵至愈達遽瘧發仆地而張氏投厓死矣愈達出金進兵兵得金去汪氏牢把愈達衣伏其後頃之遙見一朱纓窄袖者拔刀南向立諸小卒執槍挺東向侍指揮巡邏山前後猙獰無人狀汪氏乃大哭曰君善自保聳身投厓石石右擊句搏於厓左若支解然是夜雨甚兵宿厓頂明晨兵退諸鄉人婦與愈達同伏岩中者皆得免

魏禧論曰三烈婦誠少須臾緩其死則皆可以不死而竟死或曰天也句非與烈婦計須臾緩其死則懼夫求死而不可

得也求死不得死與可以不死而死孰得孰失亦講之久矣士大夫死生出處之際濡忍不斷身敗名惡取笑千載者何可勝道也孔鼎曰愈達妻妾有殊色李烈君之死年三十有九汪氏二十有五張氏十有八李烈君之爲教亦奢矣豈非然哉烈婦死四日愈達求其屍合而葬之人過其處者皆呼三烈婦墓

陳烈婦傳

傳占衡

烈婦字去華金溪名方伯如水王公孫也嫁諸生陳其諤正夫有才色年二十二隨母避亂鹺塘正夫時病足謁醫客路會兵數萬自石門蹂縣西諸邨落殺老弱無筭將近鹺塘初正夫大父蒼梧令玄亭先生生平僻書畫多秘珍者盡以予諤諤尤愛蘇文忠書醉翁亭記真筆常自袖之出必藏烈婦所是日平明烈婦改服蓬首棄簪珥衣襖獨持一手卷著胸前與其母倉卒徙鄭家源食時兵譟諱自後至烈婦孱不能前哭地上欲遲其父翰卿及弟惟矩而翰卿已晚行見殺不來母疆掖之稍前行得一池汪然深淺二尺許烈婦止不動麾母曰孃老矣疾走走無返顧告陳郎求我屍此池急置卷

池旁一躍入池死母尋亦死三日兵盡斡卿屍先得或傳言
烈婦入軍中矣當是時民追贖妻女係道正夫意不樂直視
久之弟踊且哭曰若尚不知吾姊耶吾姊前與母發齏塘語
絕痛誓必死者但南求無北索我保姊不妄言遂共行到池
上無有衆皆曰死三日半而肉不浮乎正夫不聽使人涸其
水則烈婦在焉出之泥若一折藕浴而斂肌顏玉雪唯十指
甲盡脫血凝碧時兵所過女子無佳惡馱以副馬或連繩縛
去踏溪水輒衣帶漂波面長戟鉤取亡完者烈婦脫不自奮
入泥中入泥中不力者幾不得死正夫及是慟絕矣始諤祖
母吳孺人健時特孝烈婦嘗讀書見崔澹之妻及呂正獻夫
人事謂君子曰妾學此足乎正夫不答而甚大其志雅相賓
客事舅姑孝謹溫溫無間言家人以爲長者然立大節乃在
宋共姬曹娥間近世儒者不能及也正夫痛之不已以書告
其師陳惟易問所以禮之者惟易報曰必某也爲其作傳其
喪之也疏衰絰而出以杖拜賓不辟尊者卒哭而牀期而除
食肉飲酒必戚三年然後娶有子則服烈婦之黨如其母之
黨皆加於禮一等



正大德
六
武長
西
其
其

卷一